

波爾什維克黨
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吉林書店 印行

波爾什維克黨

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吉林書店印行

波爾什維克黨

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出版發行 吉林書店（吉林市北平路七二號）
印刷 吉林日報第二印刷廠
經售 吉林書店及各地書店

1949.2. 初版4000冊

目次

列寧主義是千百萬人的學說和旗幟……………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社論……………

波爾什維克黨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布爾特扎洛夫著 愉若譯……………一五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費多謝耶夫作……………五七

爲徹底克服右傾與民族主義傾向而鬥爭……………
波蘭工人黨總書記魯特關於波蘭工人黨
中央委員會九月全會的總結報告摘要……………八六

列寧主義是千百萬人的學說和旗幟

——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社論——

千百萬人在自己的心中永懷着列寧主義的偉大思想，並在自己的歷史活動中以這種思想為指南。蘇聯和全世界千百萬人深刻地研究列寧主義。全世界沒有一個角落不知道列寧主義創造者的名字，全世界沒有一種語文不翻譯列寧主義的作品。找不到一本書，其出版的冊數可以與列寧和斯大林的書籍相媲美。

最清楚明瞭表現列寧主義是千百萬人的學說的，乃是它的思想體現在蘇聯各族人民的偉大歷史活動中。俄國的無產階級和最貧苦的農民在列寧主義旗幟下，完成了推翻剝削者政權此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完成偉大社會主義革命。蘇聯勞動者以列寧、斯大林思想為指針，完成了第二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在列寧、斯大林旗幟下，蘇聯人民完成了第三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保住了蘇維埃祖國，擊潰了無論俄國、無論任何其它國家都是從所未見的嗜血成性的強大的殘酷敵人。

蘇聯各族人民在自己的歷史活動中以天才的列寧、斯大林學說為指針。全世界找尋解放途徑的勞動者日益傾心這一學說。

蘇聯人民高度地把列寧、斯大林學說評價爲其鬪爭中的可靠武器，懷着只有全民的心才可能有的深刻熱愛對待列寧主義創造者、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奠基者——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

人們把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看爲戰鬪的號召，看爲明確思想、勇敢剛毅、確乎不動的堅決之象徵。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這是勞動大衆最好的希望和憧憬之體現。

繼續與進一步發展着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是現代最偉大的學說，它將萬古不朽。作爲國際工人運動理論歸納的列寧主義，是現世界最先進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的自豪。馬列主義學說中已反映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列寧主義的故鄉既是俄羅斯，列寧主義既是俄羅斯文化最高的成就，也就成爲創立這一偉大文化的民族之自豪。列寧主義是全世界最革命的工人階級和俄國工人階級的自豪。俄國工人階級曾經帶領俄國其它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隊伍去進行偉大的歷史革命創造。列寧主義是蘇聯各民族的自豪。蘇聯各民族人民就在這一偉大學說的旗幟下進行歷史活動。

列寧主義因其思想力量，因其顛撲不破的真理而成爲千百萬人的學說。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爲千百萬人的學說，是因爲它反映着各民族的切身利益，給勞動者指出他們鬪爭中的可靠道路，它本質上是面向千百萬勞動大衆的深刻的人民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己的思想告訴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第一個思想家。與那些只把自己的思想告訴一小群人的唱獨腳戲的思想家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他們的學說底使命乃在於掌握群衆。從前的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包括在內）不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在人民中傳播，因爲在他們的眼裡，人

民是無力進行歷史創造的被動的群眾。這種思想家本質上是與人民相隔甚遠的，那怕有時他們也同情被剝削與被壓迫的人民，並口口聲聲說他們是反對剝削制度的。誠如列寧在「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一簡短的提綱中所指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不用那些早已沿襲了二千多年的反剝削的一般字句，而是指出剝削的根源，宣告歷史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知識，以及革命的無產階級鬥爭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創造力。馬克思主義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作用，及創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此相適應，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學說告訴工人階級。馬克思學說的無產階級大眾的真正人民性質就在這裡。

斯大林同志在「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一文中寫道：「首先必須知道，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是簡單的哲學教義。它是無產階級大眾的學說，是他們的旗幟。全世界的無產者讀到它，就會「拜倒」在它的面前。由於這個緣故，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某種哲學「學派」的普通開山祖，他們是日益發展與鞏固的活的無產階級運動之活的領袖。凡對這個學說鬥爭的人，凡企圖「顛覆」它的人，應該好好估計這一情況：他們在這不均等鬥爭中不會徒然碰破額頭。」（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五〇頁）。

列寧主義的創造者——列寧和斯大林——更廣大地把革命學說跟工人階級、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聯在一起，指導為實現社會主義思想於活的現實中之鬥爭。

列寧和斯大林在新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前代——的條件下步進歷史舞台以後，以新的力量指出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使命；他們同時指明勞動農民的革命可能性。

列寧和斯大林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將這一專政確定爲「作爲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作爲被領導者的非無產階級的被剝削大衆（農民等等）的階級聯盟的特別形式」（引自『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一七〇頁）。列寧和斯大林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這一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綱要，進一步發展這個思想，把它擴展爲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整個體系，把它擴展爲城鄉勞動大衆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及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的指針。列寧和斯大林同時也創始了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跟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聯系性。這種思想承認了一切被剝削的非無產階級大衆中所蘊蓄的革命可能性。列寧主義的創立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黨根據這一點，展開了鬥爭，去爭取掌握（首先是）無產階級大衆，以及其它在數量上超過無產階級大衆的勞動大衆。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的特性，乃是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群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群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群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引自『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界時，馬克思主義就因爲它的奠基者的思想和活動之力量而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學說。在新歷史時代，馬克思主義在列寧主義中達到新的高級的階段，爲更廣泛深入無產階級以及深入它的同盟者，並成爲千百萬勞動者的學說而造成了基礎。

列寧主義的歷史命運之特點，乃在於它經常日益增長地影響勞動者的意識，日益深刻地滲入人民大衆中。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時期，作爲工人階級流派之一的列寧主義，爲無產者在跟自己的敵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的殘酷鬥爭中鋪好了道路。斯大林同志說過：「從

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期，是我國工人階級中意見鬭爭最猛烈的時期，是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爭取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的鬭爭時期。在這時期，蘇聯的工人階級經過了三次革命。蘇聯工人階級在這幾次革命火烈中試驗與檢查了這些政黨，檢驗了它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有用性，檢驗了它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性。就這樣，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日，當歷史纏結了一切過去的革命鬭爭，當歷史在自己的天秤上權衡了工人階級內部鬭爭過的各政黨之比重的時候，終於蘇聯的工人階級做了最後的選擇，站在作為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方面」（引自『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一八二頁）。

這是列寧主義的偉大成果。隨着這以後，列寧——斯大林學說接二連三的獲得了新勝利。

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到剝削階級在蘇聯被消滅的時期，乃是列寧主義反托洛茨基主義和反右傾投降份子的最殘酷鬭爭時期，托洛茨基份子和右傾投降份子企圖把工人階級從列寧主義的道路上拖下去。這是為鞏固列寧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地盤和為吸引一切勞動農民大眾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鬭爭時期。列寧主義在這一時期的鬭爭，完全擊潰黨的敵人並把工人和勞動農民團結在列寧——斯大林的旗幟的周圍。在這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已有實現列寧主義的豐富的深刻的知識。斯大林同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出版於一九二四年）這一卓絕的著作，在創造列寧主義基礎和發展列寧主義以及在擊潰它的敵人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斯大林同志這一著作，天才地概括了列寧給馬克思主義所帶來的新事物。列寧會在新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志這一歸納工作所獲得的理論果實，乃是典範地做了列寧主義的定義，並全面闡明它的方法和理

論、它的戰略和策略。斯大林同志在跟敵人作有決定性的鬭爭中，總是立基於列寧主義，把黨團結在列寧主義旗幟的周圍。

在反對缺乏信心者和投降主義者，反對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反對布哈林輩和加米涅夫輩的這個鬭爭中，也就最終造成了在列寧去世後負責領導我們黨的核心，其成份便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伏羅希洛夫、庫依貝舍夫、福龍芝、捷爾任斯基、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啓則、基洛夫、雅羅斯拉夫斯基、米高揚、安得列也夫、施維爾尼克、日丹諾夫、史基里亞托夫等人。這個領導核心保持住了偉大列寧旗幟，把黨團結到了列寧遺訓周圍，並把蘇聯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大道。斯大林同志是這個核心底主導力量，是黨和國家底領導人」（引自『斯大林傳略』第一〇四——一〇五頁）。

黨之團結在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領導核心的周圍，乃是列寧主義新勝利的基礎，乃是列寧、斯大林學說在人民大眾中的威信新提高的基礎。

剝削階級之在蘇聯被消滅以後的時期，便是蘇維埃社會政治精神團結日益擴展的時期，是蘇維埃社會日益團結在布爾什維克黨周圍、團結在列寧——斯大林旗幟周圍的時期。我們所說的這一時期的特點，便是廣大勞動大眾——工人和集體農民——日益努力研究列寧主義。這個時期有一個特出的現象，廣大知識份子群眾也在加深研究列寧主義。

斯大林同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書對於吸引廣大蘇聯知識份子研究列寧主義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本書給了黨和蘇聯全體知識份子一件強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新思想武器，給了

他們一部馬列主義部門主要知識的百科全書。日丹諾夫在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過：「應當直截了當說，在馬克思主義存在以後，這是頭一本獲得如此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成就，乃是列寧、斯大林學說在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的威信增長的基礎，它證明了列寧、斯大林思想最偉大的生命力。凡列寧主義敵人宣佈爲不可能實現的一切，都完全按照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預見，按照列寧和斯大林爲黨和人民所指出的前途實現了。標誌創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進一步地證明列寧、斯大林學說不可抗辯的真理。

蘇聯人民在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乃是列寧主義的一個新勝利。希特勒匪徒背信地突擊蘇聯，企圖奴役蘇聯各族人民，被毀他們的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消滅列寧主義底體現的蘇維埃社會制度，——企圖打擊馬克思制度和列寧制度，撕毀列寧主義和掉它在人民中的根苗。法西斯的冒險遭受了完全破產。在反希特勒德國的偉大衛國戰爭中，蘇聯人民不僅在軍事上，並且在政治道德上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列寧主義的不可戰勝性、列寧——斯大林思想的不可戰勝性，以新的力量表現出來了。在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列寧學說活生生體現的制度）的基礎上，由於以列寧主義精神培養起來的蘇軍底高尚的戰鬥和道德品質，由於斯大林的戰略，蘇聯人民經住了史無先例的嚴重的戰爭的考驗，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由此可知，每一個所研究的時期，都給列寧主義以日益嶄新的證明，帶給它新的勝利，增加它的擁護者的隊伍，把新的勞動大眾引到列寧主義的旗幟下。現時全蘇維埃社會的各社會群——工人、農民、知識份子——都公認列寧主義是他們偉大思想武器；列寧主義在蘇聯已成爲全人民的學說。

最廣大的蘇聯人民大眾——從學者到工人和集體農民——的展開研究列寧主義，乃是這一事實一個清楚的反映。大家知道，對正在出版中的第四版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以及出版了的列寧和斯大林傳略的需要是如何的大。對列寧和斯大林傳略的需要，證明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已深深嚮往列寧主義，這些人民大眾對研究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還缺乏必需的準備，所以先要研究這兩本介紹列寧主義思想的傳略，因為傳略的形式是廣大勞動大眾最易懂的。

歷史發展之現階段之特點，乃是蘇聯國境以外對列寧主義的興趣也日益增長。不需要特別解釋，就可明白為什麼在各國，特別是在那建立着新民主制度的國家的勞動者群中研究列寧主義的興趣日益增長。這種興趣的原因在於列寧主義是勞動者解放和出頭的最澈底的革命學說。正在走向真正自由和以消滅一部份人剝削另一部份人、一部份民族統治另一部份民族為基礎而改造社會關係的人民，是不能不關心蘇聯實現列寧主義的學說、建設新社會關係的偉大歷史經驗的。正在建立新民主主義和努力利用新民主主義來進行深刻的經濟改革的各國人民，非常關心蘇聯一切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統一團結為一個爭取社會上昇的陣營，這是完全自然的；他們的關心蘇聯各民族間友愛的兄弟關係的建立之偉大歷史經驗，也是很自然的。列寧主義學說，是廣泛歷史經驗的歸納，是最豐富的思想寶庫，是為自由而鬭爭的一切勞動者之精神武器。

列寧主義在跟國際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鬭爭中磨利了自己的武器。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背叛勞動者的利益，他們所實施的政策，盡是替勞苦大眾的無數苦難和貧窮的泉源之資本主義服務。第二國際諸黨的叛變政策曾幫助帝國主義者把人民推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社會民主黨人以其叛逆

政策促使了法西斯主義的走上政治舞台。

國際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者直到現在還沒有從自己可恥的歷史中取得到教訓：他們什麼也不學習。現在，當受苦難的群眾在尋求擺脫資本主義的出路而把視線向着社會主義的時候，各種各樣自詡為社會主義者的教授們却是企圖壓迫勞動者的階級自覺，吸引他們脫離社會主義鬭爭，執拗地用舊的機會主義者的思想——「行動就是一切，目的無所謂」，來暗示群眾。

在跟機會主義者鬭爭中長大的列寧主義以事實來證明它對勞動者的無限忠誠，證明它的有能力把勞動者引向勝利。蘇聯的勞動者在列寧主義旗幟下作戰，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成了自己生活自覺的創造者。各國勞動者不能不看到這一點。列寧主義的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都給這一偉大的學說帶來新的證明和新的勝利。而最近的歷史階段將帶來更大的勝利。

列寧主義之成爲千百萬人的學說，不僅是因爲它有偉大思想的真理力量，並且是因爲它有對群眾的列寧、斯大林式的領導力量。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和它的偉大領袖列寧、斯大林的傳略，都指明布爾什維克黨是如何在列寧主義旗幟下領導群眾，與他們利用何種的政策和組織方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培養群眾，發動他們奔向革命事業，教育他們具有列寧主義的精神。

列寧主義的思想，從馬克思主義在一小群集合在宣傳小組的前進工人中的宣傳，過渡到在廣大工人階級大眾之間的如火如荼的政治鼓動，這對於俄國工人運動發展具有巨大作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業已跳出舊的純粹對工人中的「小群優秀人物」進行宣傳工作範圍，並轉入在群眾中進行政

治鼓動。這個轉變有一種思想作爲基礎，即社會主義之跟工人運動的統一，沒有政治領導的工人階級鬭爭是不可能的。

列寧的組織黨的全部計劃，是服從政治領導群眾這一思想的。列寧在「做什麼」這部著作中，列寧最親近的戰友斯大林在「略談黨內的分歧」和「答」社會民主黨人」這兩著作中，天才地分析了自發性和自覺性，這一分析成了工人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統一的方法之政治領導群眾的思想之理論基礎。列寧的建黨原則是用來實現這個偉大事業的。

只有經由吸引群眾參加積極的革命鬭爭的途徑，只有在教育群眾政治積極性的過程中，工人運動才能够與共產主義科學結合一起，群眾才能受到列寧主義教育。這一思想在列寧和斯大林的爲建立新型政黨的整個鬭爭歷史中佔着重要的位置。

在列寧和斯大林擬製的領導群眾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則中，顯示着布爾什維克使群眾接近列寧主義的方法。爲使列寧主義成爲千百萬人的學說，就要求布爾什維克黨高舉起列寧主義的旗幟、舉起列寧主義原則的旗幟，但這不要導向把黨變成關門的宗派、變爲舊式的「哲學的派別」。爲使列寧主義變成千百萬人的學說要求布爾什維克黨不知疲乏地加強與群眾的聯繫，但不要因這樣而變成尾巴主義，而喪失或削弱原則性。

斯大林同志說：

「……必須使黨在工作中善於把高度原則性（切勿與宗派主義混同！）跟最大的聯繫群眾（切勿與尾巴主義混同！）結合一起，對於黨，沒有這便不僅不能帶領群眾和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準，並且

也不能傾聽群眾的聲音，洞察他們的最切身的需要。

「……必須使黨善於在工作中把不妥協的革命性（切勿與革命的冒險主義混同！）跟最大的機動靈活性（切勿與順應屈從混同！）結合一起，對於黨，沒有這便不能掌握各種鬭爭和組織的形式，便不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跟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在一起，和在自己工作中把合法鬭爭與不合法鬭爭結合一起」（引自「列寧和斯大林論建黨工作」第二卷第四三四頁）。

黨在反宗派主義和尾巴主義、爲結合原則性和最大與群眾聯繫的經常鬭爭中，改善了自己的領導群眾的藝術。黨用吸引群眾參加積極的政治鬭爭之方法，達到了並還要達到這個結合。反宗派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鬭爭，同樣是爲群眾政治積極性的鬭爭，因爲無論宗派主義、無論尾巴主義，它們雖然是不同的兩面，而所做的結果是相同的，——它們在群眾中種植了對政策採取無區別的態度：宗派主義如何進行這件事呢？它認爲政策是個別集團、政治派別的問題，而不是人民的問題；尾巴主義如何進行這件事呢？它企圖降低黨，把階級的先進份子降低到落後的、在政治上不發展的、對政治無準備的階層的水平。

布爾什維克黨的全部歷史，它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動的歷史，都證明吸引群眾參加政治生活及用宣傳和組織方法教育他們政治積極性乃是對群眾進行列寧主義教育所要通過的孔道。只有克服與粉碎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傾向和吸引工人大衆來爲他們的共同的階級目的和任務而鬭爭，黨才能加強與群眾的聯繫，才能擴大道路，以便使列寧主義更深入群眾，以便將列寧主義變成千百萬人的學說。

蘇維埃制度將政策變成千百萬人的問題。蘇維埃制度的活生生基礎便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沒有最廣大群眾積極參加解決社會和全國問題，蘇維埃制度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蘇維埃社會最首要的任務乃是對每個公民教育全人民利益的意識和對共同事業的忠誠，教育人民具有公民義務感。具有共同目的和任務的人民，必定充滿着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命運之關懷。蘇聯人民之所以如此無限的嚮往列寧學說，是因為他們每個人之生活在群眾中，都覺悟到全人民的利益，都做爲新社會的自覺的積極建設者和共同事業的戰士。而這爲更廣泛在群眾中傳播列寧主義思想，爲更廣泛使群眾接近列寧、斯大林學說，構成了最寶貴的基礎。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和鼓勵在傳播列寧主義和肯定列寧主義中，起了巨大作用，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和鼓勵的特質就是它們永遠保有現實性，而敵視玄學和空洞的抽象性。在每個歷史環境中黨的宣傳之政治尖銳性，它的最活潑的跟戰鬥任務的聯系性，——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數十年來的神聖傳統。

列寧和斯大林傳記描寫了列寧、斯大林學說的首尾一貫現實性，描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而爲列寧和斯大林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科學之勝利。列寧和斯大林的傳記給蘇聯勞動者指出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前途，鼓勵他們振起勇敢和堅決的精神去爭取他們的事業的完全勝利。

列寧和斯大林的傳略——是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教育武器。它們教導熱愛蘇維埃祖國和奮身爲祖國的繁榮而工作，它們教導蘇聯人民爲自己的祖國而自豪，爲蘇維埃祖國的工人階級，爲他們的

偉大革命創造和英雄主義而自豪，爲偉大的俄羅斯文化（列寧主義是這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自豪；爲自己的偉大民主（只有在真正人民學說——列寧主義——庇蔭下才能繁榮的民主）而自豪；爲全世界勞動者的旗幟——列寧主義——底祖國俄羅斯而自豪；爲蘇聯人民在其領導下實現了列寧、斯大林思想的偉大布爾什維克黨而自豪。

教育人民具有蘇維埃愛國精神的意識，便是教育他們無限忠誠於自己的祖國，爲祖國、爲人民而自豪，教育他們對待在資產階級文化之前卑躬屈膝時的各式各樣現象採取勢不兩立的精神，教育他們對資產階級的社會和軍事的意識形態的威信採取批判的態度（過份吹捧它們在有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資產階級把這種意識形態的威信抬得高高的，宛如中流砥柱）。

在蘇聯，千百萬人研究列寧主義，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研究列寧全集、研究斯大林全集、研究他們的傳略。如果離開現時的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國家和蘇聯人民所正在解決的任務來研究列寧主義學說，那是不能達到目的的，這種研究，與列寧主義的本質精神相抵觸。因此，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界社會人士在研究列寧主義時，必須密切聯繫社會主義建設、恢復與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和鞏固蘇維埃祖國的威力等任務。在教育大眾具有列寧主義精神時，必須跟人們意識中資產階級殘餘作鬭爭。必須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跟它的一切現象進行鬭爭。

偉大的馬列主義學說表明了自己活生生的力量，它是顛撲不破的。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嘲笑資產階級的大吹大擂的所謂西方某些國家已經消滅了馬克思主義。他說：

「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底科學表現。要消滅馬克思主義，就須消滅工人階級。而工人

階級是無法消滅的。自馬克思主義出現於世界政治舞台以來，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在這八十多年間，有幾千幾百個資產階級政府會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結果怎樣呢？資產階級政府是新陳代謝了，而馬克思主義仍然存在着。況且，馬克思主義已在全球六分之一地面上獲得了完全勝利，而且恰巧是在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消滅了的那個國家裏而獲得了勝利。」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警告了所有各種各樣鼓吹對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進行「十字軍東征」的人。斯大林同志關於馬列學說顛撲不破的出色的話語，號召勞動者始終如一忠實這一學說。這些話鼓舞蘇聯人民在馬、恩、列、斯的旗幟下無限忠誠地為共產主義事業効勞。

蘇聯人民在列寧旗幟下、在斯大林領導下滿懷信心地向着蘇維埃祖國新勝利、向着共產主義在蘇聯完全勝利邁進。

戰鬪中百鍊成鋼的蘇聯人民的先鋒、一切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自豪地高舉着列寧主義旗幟前進。

（轉載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實話報）

波爾什維克黨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布爾特扎洛夫著

愉 若譯

四十五年前，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第一次發出了「波爾什維克」這個字眼——這個字眼，如今已為全世界所知道，並且誰也不能以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對待它的。全世界的剝削者，以獸性的憎恨來對待波爾什維克主義；各國成千百萬的勞動人民，却滿懷着對於波爾什維克主義的熱愛。這是因為，波爾什維克主義從其產生的那個時刻起，就始終不變地領導着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對於舊世界的各種勢力不斷贏得偉大的勝利。

波爾什維克黨在其存在的期間，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的經驗，過去和現在都不能與之相匹敵。這些經驗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找到了最鮮明與最深刻的綜合。

「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這是波爾什維克主義的科學的歷史。該書在深刻分析波爾什維克黨歷史活動的基礎上，來闡述馬列主義的學說。「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明：馬列主義的理論，如何受到了波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波爾什維克主義的經驗所審查，而波爾什維克主義以及一切革命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與經驗，反過來又怎樣成了馬列主義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以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最豐富的鬥爭經驗，武裝黨的幹部。研究

這些經驗，不但對於我黨與我國人民，並且對於正在為共產主義勝利而鬪爭的各國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都有着巨大的意義。

(一) 爲什麼波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具有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黨是在俄國產生的，是在俄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成長的。但她在各國工人運動中都有很深的根基。波爾什維主義，表現出世界歷史上新時代中工人運動的要求，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已達最尖銳化的程度，對於資本主義的直接衝擊已經開始，而建立一個能以領導這種衝擊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也已經發生了。

「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說：「黨史首先就教訓我們說：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它是不受機會主義沾染的，是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是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採取革命態度的，——就沒有可能。」（中文版第四一九頁）

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各政黨，不願意並且也不能夠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為它們都不是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戰鬪政黨，而只是適合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鬪爭的選舉機構。同這些政黨留在一起，就是使無產階級陷於不可避免的失敗。「因此，必須有一個新的政黨，戰鬪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是充分勇敢的，以至於能引導無產階級去為政權而奮鬥，是充分有經驗的，以至於能在革命情勢的複雜條件下辨別是非，是充分機敏的，以至於能繞過路上的一

切暗礁以達到目的。」（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七〇頁）

工人階級的敵人——「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份子等等——會模倣第二國際各黨的模式樣，運用從西歐社會民主黨武庫中取來的武器。孟什維克「想要在俄國也有如像德國的或法國的社會民主黨那樣的黨。他們之所以進行鬭爭來反對波爾什維克，就是因為他們在波爾什維克當中感覺到某種新的、非常的、異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東西。」（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文版第一六六頁）

列寧和斯大林進行了反對各式各樣機會主義者，反對俄國與國際機會主義者的堅決鬭爭。我們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讀到：「波爾什維克黨會不能不看見；自恩格斯逝世以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已開始由社會革命底黨，蛻化爲「社會改良」底黨，而其中每一個黨，就其爲一個組織說來，已經由領導力量變成它自己的國會黨團底附屬品了。」（同上第一六六頁）波爾什維克知道，這樣的黨是不能引導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他們建立了新式的黨，它是和第二國際的黨，西歐社會民主黨根本不同的。

波爾什維克建立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它是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是對資產階級採取革命態度的——社會革命的黨，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反對「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的全部鬭爭歷史，曾是建立和鞏固這樣的政黨的歷史。這個政黨會訓練無產階級去同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這個政黨會表現充分勇敢、有經驗與機敏，以至能引導無產階級去爲政權而奮鬥，以至能在革命情勢的複雜條件下分辨是非，在走向目標的路上繞過一切暗礁。這個政黨組織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組織了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曾指出說：波爾什維克黨，是在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又有了這樣的實踐閱歷，此種閱歷的豐富，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俄國在一個短促的時期內，集中了現社會一切階級的各種鬭爭形式和鬭爭方法。在分析波爾什維克黨存在的最初十五年（一九〇三—一七年）時，列寧寫道：「……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眾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五頁，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十四頁）

波爾什維克黨——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把俄國革命的這些基本問題，如關於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國會鬭爭與國會外鬭爭的問題，總同盟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民族與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以及支持這種解放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都提上了前景。俄國革命的這一切根本問題，同時也就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俄國會是世界帝國主義各種矛盾的癥結點。俄國革命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國際意義。列寧曾指出說，俄國革命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不但是按它的廣義而言，按俄國革命對於世界各國的影響而言，而且按這個字眼的較狹義而言，按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的歷史必然性而言。列寧曾指出說：「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

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接觸到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得列爾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為底辯護士。」（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頁，「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確定列寧主義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時，揭露了季諾維也夫以及黨的其他敵人所下列寧主義定義之狹隘的民族性質。斯大林同志曾強調指出說，列寧主義不但是在俄國的基礎上，並爲了俄國而製作出來的；它是在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生長起來，並且對於各國都是真實有效的。斯大林同志說：「難道列寧主義，不就是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綜合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對於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不都是適合的，必須的嗎？難道列寧說，『波爾什維主義宜爲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榜樣』，這是不對的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克底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具有國際意義』，這是不對的嗎？」

波爾什維克黨是世界上第一個新式的黨，革命的戰鬥的無產階級黨。這就是爲什麼它應當成爲，並且已經成爲其他各國共產黨榜樣的原因。

三十年前，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影响下，在其他各國內開始產生了共產黨。歐洲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巨大的革命高潮；共產黨在這個高漲的浪潮中產生了。但這些政黨在那時還是年輕的與不成熟的，它們是由於跟社會民主黨分裂的結果而形成的，它們的隊伍裡含有從前參加過第二國際

的多數集團。各國共產黨會不能馬上擺脫社會民主黨的餘毒，它們會不善於運用新式黨——波爾什維克黨的最豐富的經驗。這就是西方各國年輕共產黨的弱點。

克服各國共產黨內社會民主黨的餘毒，把共產黨變成新式的，真正革命的黨，這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最重要的任務。會必須利用已經開始的革命低潮時期，以鞏固各國共產黨，把它們變為真正群眾性的，能够訓練群眾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黨。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四年說：「當前的任務，在於使西方各共產黨成爲真正的波爾什維克黨，在黨內鍛鍊真正的革命幹部，這些幹部能够以對群眾進行革命教育的精神，以準備進行革命的精神，來改造全部黨的實踐。」（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二頁）

使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化，就是在我們波爾什維克黨經驗的基礎上，在俄國以及歐洲其他各國革命經驗的基礎上，來改造各國共產黨的工作，就是使這一切黨派成爲真正的共產黨，波爾什維克黨。

於是好多年內，進行了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在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進行的。在共產國際歷次大會上，執委會上和各種委員會裡，列寧與斯大林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言，對於西方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化的事業，會具有巨大的意義。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是依據於我黨最豐富的經驗，同時又考慮到每個國家具體的特點。斯大林同志在南斯拉夫問題、中國問題、捷克斯拉夫問題、波蘭問題等委員會裡的演說，足資明證。

任務曾在於：使列寧主義最後戰勝第二國際的教條，克服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理論與實踐種

種問題方面的餘毒和傳統，向機會主義的一切表現作不倦的鬭爭。任務曾在於：把各國共產黨變成群眾性的工人黨，加強它們在職工會中的影響，把同盟者——首先是農民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任務曾在於：鞏固共產黨的隊伍，在黨內建立鐵的紀律，培養共產黨的經過鍛鍊的幹部與受過考驗的領導者。

每個國家的共產黨，曾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解決這些任務。共產國際在這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日丹諾夫同志說過：「共產國際的功蹟，在於它建立了與鞏固了各國勞動者之間的聯系，在新的、戰後的發展條件下研究了工人運動諸理論問題，確定了共產主義思想之宣傳與鼓動的一般標準，並減輕了培養工運領袖的困難。因此，就為各國年輕共產黨之變成群眾性的工人黨，造成了種種條件。」

各國共產黨，不斷掌握聯共（波）的卓越經驗，並積累自己本身的經驗，已達到巨大的勝利。它們變成了群眾性的工人黨，鍛鍊了自己的革命幹部，培養了領袖，爭取了廣大群眾，它們在許多國家裡已成爲最大的政治力量。各國共產黨，不斷進行反對機會主義的不倦鬭爭，在使自己隊伍波爾什維克化的事業中，已達到巨大的成功。

進一步研究與掌握波爾什維主義的經驗，是鞏固各國共產黨的必要條件。不管各個國家裡存在着如何不同的特點，但波爾什維主義的一般原則，對於一切國家都是一定要遵守的。忘記或者忽視聯共（波）的歷史經驗，必將招致悲慘的後果。

強調指出波爾什維主義經驗的國際意義時，列寧曾指示說：「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同時却希冀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眼光來製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便犯了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在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在事實上背棄國際主

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二頁，「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五十七頁）

（二）波爾什維克黨建黨經驗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在建設真正革命的、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方面的經驗，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波爾什維克還是從舊「火星報」時期起，就已準備着這樣的黨了。他們堅持到底地、堅忍不拔地、不顧一切地準備了這樣的黨。……在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那一個政治集團爲着形成爲黨而像波爾什維克集團這樣有澈底完備的準備。」（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文版第一六七頁）這個黨無論在思想上、在理論上、在政治上、以及在組織上，都是有了準備的。波爾什維主義諸原則之內在的一元性的統一，使波爾什維克黨根本有別於第二國際各黨。斯大林同志寫道：「綱領的、策略的與組織的觀點之統一，我黨就是在這基礎上而建設起來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六十四頁）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組織原理，就是從波爾什維克會爭取達到的那些基本革命目的產生的。俄國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各黨，假如他們只限於和平的國會活動，那麼他們爲什麼需要戰鬥的、統一的、集中的黨呢？他們把黨變成了——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無組織的組織」，變成了各個地方組織與各個社會民主黨人的堆積，這樣的黨，是任何一個同情者都可自由加入的。

反之，波爾什維克黨從其存在的最初幾天起，就已出現爲革命的無產階級鬭爭的黨。它所以能够爲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而成功地進行了鬭爭，只是因爲它是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有組織的部隊。斯大

林同志會指出說，黨既然提出了自己的目的在於領導鬪爭着的無產階級，它就應當不是各個個人的偶然的堆積，而是一個團結的、集中的組織，以便能夠按照統一的計劃來指導其工作。——（同上）

波爾什維克所提出的組織原則，痛擊了那種散漫性，這種散漫性，曾是第二國際各黨所特有的，並且對於它們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會是如此有利的。所以，各國機會主義者會猛擊波爾什維主義的組織原則，這並不是偶然的。列寧與斯大林堅定地、堅決地堅持了這些原則，因為事情會在於：有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黨？事情會在於：黨的生存還是死亡？

列寧和斯大林證明了：黨應當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自覺的與有組織的部隊；民主集中制應當成爲建黨的基礎。黨——這是無產階級一切組織中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公認爲領導工人階級其他各種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黨——這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與千百萬工人群眾之間聯系的體現。它應當不知倦怠地鞏固與加強自己同群眾的聯系，確定不移地鞏固自己隊伍的統一，鞏固爲全體黨員所必須遵守的統一的黨紀。

波爾什維克在黨的建設問題方面，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鬪爭——反對宗派主義的狹隘性與閉塞性，反對尾巴主義的散漫性與無定形性。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黨應該把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穩固地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並且應該引導千百萬勞動者跟着自己走。黨如果在黨的甲殼中閉戶幽居，如果脫離群眾，如果爲官僚主義的滿天飛所蒙蔽，那麼它就要死亡。黨如果善於聯系，接近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無產階級群眾，那麼它便是不可被戰勝的。可是這並不意味着：可以把黨跟工人階級混爲一談，可以抹去它們之間的任何界限。

波爾什維克堅決進行了鬭爭，以反對孟什維克把黨溶化在廣泛的非黨組織裡的企圖。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七年，阿克雪里羅得及其他孟什維克份子，曾提議召開所謂「工人代表大會」，不問是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或無政府主義者，都可參加這個大會。據孟什維克的意見，這樣的代表大會，應當建立一個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非黨」的工人黨。列寧揭露了這個有害的企圖，指出其目的是在於消滅革命的工人黨，把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溶化在小資產階級群眾裡。黨按照列寧的提議，激烈斥責了孟什維克關於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計劃。

波爾什維克一直認為，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在一九二〇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工人反對派」曾力圖把黨的作用化為烏有，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所謂「民主集中主義」集團所曾力圖實行的，也正是這種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領導作用的政策。黨堅決駁斥了這一切企圖。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工人反對派」代表們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認定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觀點是與黨內的觀點勢難兩立的。

經驗指明了：背離列寧、斯大林關於黨的學說，就必然會招致滅亡。大家知道，現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已把黨溶化在非黨組織裡，溶化在人民陣線裡。南共領導者們，正在破壞工人階級政黨之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此種政治力量的使命，在於以自己的影響來爭取廣大勞動群眾。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黨應當把自己看作「無產階級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其使命在於領導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形式，從職工會直至國會派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八頁）。

這一結論，對於各國共產黨的活動都有着巨大的意義。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最近時期在數量上已

大為增長。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加強的明證。但群眾性的大黨，為數尚少。為了成為無產階級階級聯合之真正的最高形式，各國共產黨應該不倦地鞏固自己本身的伍隊。

因此，列寧與斯大林多年前關於這個問題所作的指示，至今還是如此現實的。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我們的任務是：保護黨的堅固性、穩定性、純潔性。我們應當把黨員的稱號和意義提得愈高，愈高，愈高……」（四版列寧全集第六卷第四五九頁）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黨」中寫道：「到今天以前，我黨猶如一個好客的，家長制的家庭，它準備接收所有一切同情者。但當我黨已成為集中的組織後，它就拋棄了家長的面目，完全好像是一個堡壘，其大門只是為那些够格的人而開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六十七頁）

鞏固黨的隊伍，是共產黨順利領導勞動者其他一切組織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在職工會中的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對於波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前和奪取政權後，對待職工會的策略中一切具有普遍性與當然性的東西，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波爾什維克堅決揭發了德國和其他各國內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的立場，指出這種立場只是「孩稚氣的廢話」，因為「左派共產主義者」拒絕在反動工會內工作，却號召必須另外創設一種「嶄新的」「清一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巨大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機會主義者的影響下，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の色

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以及一些不問政治的態度等等。

在西歐，職工會活動中的這些反動色彩，曾表現得比俄國更厲害的多。列寧寫道：「西歐的孟什維克在職工會內『盤據』得更加牢實，那裡所形成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只圖私利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趨向於帝國主義的、受帝國主義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要比俄國有過的強大得多。」（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四十六頁）

同反動工會的上層份子作鬭爭，無論怎樣困難，也必須進行這種鬭爭，直至完全勝利。退出反動工會，這就是大大幫助反動的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就是把廣大工人群眾委棄在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影響之下。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指出：西歐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在於同職工會結合。他指出說：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在於它依靠職工會；共產黨人的弱點，在於他們尚未跟職工會結合，而共產黨的某些份子，不願意跟職工會結合。從斯大林同志說這些話的那個時候起，各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一長段道路。它們之中，有好多已在職工會工作中達到最大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職工會運動也更加鞏固並且面貌一新了。在許多國家內，職工會已在新的基礎上復生，而共產黨在自己的活動中，也牢固地依靠着這些新生的職工會。但波爾什維克黨工會工作的經驗，對於其他各國共產黨來說，至今尙具有現實的意義。

必須記得，波爾什維克一向進行了反對孟什維克關於職工會中立性「理論」的鬭爭。波爾什維克認爲：黨作爲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來說，其任務是達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領導職工會。波爾什維克確也達到了這點。但許多共產黨，特別是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各國，如英國和美國的共產黨，還沒有

解決這個任務。這也就是英共與美共至今尚未成爲群眾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要能解決這個任務，就須在職工會內部進行細密頑強的工作。不能要求職工會員，也像共產黨員一樣，具有如此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職工會是非黨的組織，而在許多國家裡，它們是被反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所掌握的。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裡，列寧預言說，機會主義者「將採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排出工會，使他們極不便於在工會中工作，並對他們施以侮辱，攻擊與追究。」（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八頁，「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五十頁）現在英、美職工會的領導者們，其行動正是如此。共產黨人的任務在於：憑藉自身的經驗，憑藉其他各國共產黨的經驗，尤其是憑藉聯共（波）的經驗，以日常的堅持的工作，把職工會的普通會員群眾，爭取到自己方面來。

（三）波爾什維克黨思想、理論工作經驗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明白指出，革命的馬列主義理論，在工人黨的活動中應起多麼巨大的作用。聯共（波）黨史教導說：「工人階級底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進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那它就不能實現其爲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第三三九頁，中文版第四二二頁）

列寧和斯大林詳細研究了工人運動中自發性與覺悟性的相互關係問題。列寧破天荒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中，根本揭破了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他指出了：這些根源首先在於崇拜工人運動的

自發性和降低社會主義的覺悟性。列寧大大提高了理論的意義，輝煌地奠定了這一原理，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黨，乃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溶合。

波爾什維克黨出世了，它是受到列寧這幾句話的祝福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有爲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四版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三四一、三四二頁）

波爾什維克黨在其全部活動中，始終不變地遵循了這些指示。列寧和斯大林復活了爲第二國際領袖們所禁錮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清除了這些領袖們所帶來的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列寧和斯大林不但恢復了，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不是死硬教條的集錄，而是發展着的革命理論，是千百萬人行動的指南。

我們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讀到：「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以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要善於以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要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而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第三四〇頁，中文版第四二二頁）

波爾什維克的行動正是如此。列寧、斯大林和他們的學生們，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發展了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以適合於新的歷史時代的新原理豐富了馬列主義。這就使波爾什維克黨能够正確地分析具體的歷史環境，能够預定正確的實踐路線。馬列主義理論幫助了波爾什維克不但看到事變在過去會如何發展，在目前是如何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將如何發展。馬列主義理

論在過去和現在，都給了波爾什維克黨以確定方針的非凡力量與預見的力量。這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被明顯反映出來了。

當俄國第一次革命已臻成熟時，波爾什維克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對於此次革命的性質和動力作了正確的分析，規定了在這次革命中應當採取的正確的策略。波爾什維克的原理——就是說，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當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推翻沙皇制度與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人民勝利的武裝起義——是從列寧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相互關係問題的新方針，從他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天才理論出發的。在反動時期，孟什維克不瞭解革命的原因和動力，決定與革命斷絕關係，可恥地放棄了革命。反之，波爾什維克則對於產生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不可排拒的種種原因，作了深刻的馬列主義的分析，因而得出了這個結論，即在最近幾年內，定將開始新的革命高潮，定將開始新的革命。而他們曾是正確的。「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鍛鍊，對於革命前途的瞭解——幫助了團結在列寧周圍的波爾什維克基本骨幹去保持黨及其革命原則。『無怪人們把我們叫作堅如鐵石的人』，——列寧關於波爾什維克會這樣說過。」（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文版第一七一頁）

善於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推進馬列主義理論，這在波爾什維克黨後來的全部活動中明確表現出來了。推翻沙皇制度，是俄國生活中的急變，這個急變會要求解答革命發展所提出的許多新問題。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出：「革命既是國內生活中的最大的轉變，於是黨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的新的鬭爭條件之下，就需要有新的方針，以便勇敢而確信地循着新道路走去。列寧底

四月提綱，就給了黨以這一方針。」（中文版第二二〇頁）

列寧的四月提綱，是戰鬪性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之經典式的模範。斯大林同志曾說：「請回憶一下一九一七年吧。列寧那時根據對於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對於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得出了這一結論，即是說，在當時形勢下的唯一出路，就是社會主義在俄國取得勝利。這對於那時許多科學人物來說，是一個極其意外的結論……當時所有一切科學人物，都起來反對列寧，把列寧看作破壞科學的人。但列寧並未因違反時尚、違反因循守舊的積習而吃驚。而列寧是勝利了。」（斯大林「論列寧」第四一——四二頁）

波爾什維克黨贏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因為它始終不變地密切注意了理論問題的研究，確定不移地提高了自己黨員的思想、理論水平。它不論是在沙皇統治下的地下工作年代，或是在革命的日子裡，不論是在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或是在戰爭年份裡，都做到了這點。斯大林同志著述「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馬列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就是黨關心黨員思想、理論水平提高的一個明證。

聯共（波）的思想、理論工作經驗，是各國共產黨的卓越榜樣。不倦地提高黨的隊伍的思想、理論水平，是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化的必要條件。這在目前特別重要，因為現在許多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已如此增加，而在好些國家裡發生了共產黨與社會黨合併的事情。斯大林同志在說到外國各共產黨的任務時，曾指示說：「必須使黨，特別是黨底領導份子，完全精通馬克思主義底革命理論，而這種革命理論，是與革命實踐難解難分地聯系着的。」（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十八頁）

波爾什維克黨隊伍的統一與團結，鐵的黨紀，在黨的勝利中起了巨大作用。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寧就已寫道：「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十一頁）

波爾什維克黨所以能够在自己的隊伍中製定這種紀律，是因為它把紀律建立在自己黨員的思想團結上，建立在黨員對於自己義務的自覺態度上。說到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化的條件時，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說：「必須使黨製定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在思想底一致性、運動目的底明確性、實際行動底統一性，以及廣大黨員群眾對於黨的任務的自覺態度這些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四十頁）

波爾什維克黨把自己的一切活動，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建立在廣泛開展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建立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教導各國共產黨人，應該怎樣來對待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列寧曾說：「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百零頁，「左派」幼稚病中文版第五三——五四頁）列寧這個結論，就是根據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

得出的。正如「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所指出的，黨史教導說：「如果黨因被成功所薰醉而開始驕傲起來，如果黨已不復看見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黨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及時來公開和誠懇糾正這些錯誤，那末，黨就不能實現其爲工人階級領導者的作用。」（中文版第四二八頁）黨史教導說：如果黨隱瞞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困難的問題，如果黨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末，黨就會不免於滅亡。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教導說：批評與自我批評，一直就是黨的强有力的武器。「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說：「如果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黨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如果黨善於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末，黨就是不可被戰勝的。」（同上）

波爾什維克黨會不倦地進行鬭爭，以完全實現工人階級政治上的統一。列寧寫道：「工人底經濟鬭爭和政治鬭爭愈是廣泛地發展起來，他們實現統一的需要也愈是迫切。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底統一，工人階級底鬭爭就不可能成功。」（四版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八十九頁）

但波爾什維克爲統一的鬭爭，並不是無原則性的，調和主義的。最頑固的機會主義者與叛徒，就是以俄國工人運動中調和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了的。列寧會認爲，托洛茨基較之公開的取消主義者還要更加下流，更加有害，因爲他欺騙了工人，使工人相信好像他是站在派別之外的，而在事實上，他却更激頭澈尾地擁護了孟什維克和取消主義者。

波爾什維克堅決反對了同取消派的任何一種統一。他們所會奮鬭爭取的，是沒有取消派參加的並且是反對取消派的、工人階級的統一，他們認爲：最高度的統一是可貴的，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原

則，却是更加可貴的。列寧寫道：「統一——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敵人和曲解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三頁）波爾什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同孟什維克分裂，而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跟他們聯合，在反動時期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聯盟，而在普拉加代表會議上同孟什維克最後分裂——這一切都是波爾什維克所進行過的各個鬭爭階段，以爭取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統一。

波爾什維克認為：在各色各樣政治集團之間採取調和的辦法，不能建立工人黨的統一。列寧寫道：「統一，是必須爭取得來的，而只有工人本身，只有覺悟的工人本身，才能達到這點——用堅持到底的、不屈不撓的努力來達到這點。」（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〇八頁）而俄國的工人階級，在波爾什維克領導之下，爭取到了這種統一，他們是用跟一切含有敵意的集團和派別進行堅決鬭爭的方法，用孤立它們的方法，爭取到了這種統一的。波爾什維克沒有抹煞各種意見分歧，而是說明這些分歧的根源和意義。波爾什維克鍛鍊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一元性的統一，此種統一是在馬克思主義之堅固的思想基礎上的。

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依據波爾什維克的經驗，近來在為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鬭爭中達到了重大成功。在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已經建立了統一的工人階級黨。這種統一的黨，也正在波蘭創立起來。這些政黨的建立，是共產黨人實行有原則性的策略的結果，是跟右派社會黨人進行堅決鬭爭並使他們孤立起來的結果，是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協同動作的結果。工人階級的統一，並

不是由於各個集團和派別無原則調和的結果而形成的；工人階級統一的形成，乃是由於工人階級廣大群眾在共產黨人領導之下，為能以推動這些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工人階級革命黨、而鬥爭的結果。

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是統一的工人黨的思想基礎。共產黨人對於損害馬列主義原則而來建立統一的各種企圖，作了堅決的抵抗。在波蘭和另外一些國家裡，有些人曾經說到共產黨的世界觀和社會黨的世界觀必須「互相滲透」，這兩種世界觀必須「綜合」起來，對於兩黨過去的活動必須互相「修正」，對於以往的錯誤必須互相「寬恕」。如果採取這種態度，那麼統一就不能是堅固的。真正的統一，要求社會黨人必須與他們機會主義的過去完全脫離關係，完全承認並且堅定不移地實現馬列主義的全部綱領原理、策略原理和組織原理。

(四) 波爾什維克黨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證明，革命的無產階級黨，如果要想達到勝利，就應當向一切背離馬列主義革命理論的傾向作不倦的鬥爭，向機會主義者作不倦的鬥爭。波爾什維克黨——新式的黨——是在向機會主義作鬥爭中成長起來、鞏固起來與鍛鍊出來的。

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說：「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黨，如果不向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鬥爭，如果不粉碎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就不能保存自己隊伍底統一和紀律，就不能實現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為新社會，即社會

主義社會建設者的作用。」（中文版第四二六頁）

波爾什維克黨不倦地進行了反對各色各樣機會主義者與調和主義者的鬭爭。正因如此，所以它才能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並達到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兩條戰線的鬭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革命」辭句掩蓋下的「左傾」機會主義——這曾是我黨的發展規律。這種鬭爭也是其他各國共產黨的發展規律。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在給梅爾特的信中，論及德國共產黨的任務時，曾指示說：「俄國共產黨（波）一向是在矛盾中發展起來的，就是說，在向各種非共產主義的派別作鬭爭中發展起來的，也只有在這種鬭爭中，黨才鞏固起來了，才鍛鍊出了真正的幹部。在德國共產黨的面前，也橫着那條道路，即是川克服矛盾的方法，用向各種非共產主義派別，特別是向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布朗德列爾主義等等作真實有效、嚴肅持久的鬭爭的方法，來求得發展。」（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四五——四六頁）

斯大林同志根據聯共（波）的經驗，曾號召各國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餘毒，向機會主義，作堅決的不調和的鬭爭。一九二四年七月，斯大林同志在共產國際波蘭問題委員會上發言，並揭露用所謂和緩的方法向機會主義作鬭爭的政策時，曾說：這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用以向機會主義作「鬭爭」的辦法，而「鬭爭」中的勝利者，却是機會主義。斯大林同志曾強調指出：「俄國共產黨（波）是用那個經過考驗的方法，即是用堅決孤立機會主義領袖們的方法，向機會主義進行了鬭爭的。於是黨就達到了那點，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勝利了，而黨獲得了非常的團結。」

「我想，俄國共產黨（波）底教訓，對於我們應該是有教育意義的。考斯特爾熱娃所介紹的鬭爭

方法，是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底復發。這種方法孕育着黨內分裂的危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六九頁）

斯大林同志曾解釋說，向機會主義作鬭爭，不能單單歸諸組織上的措施，波爾什維克黨的全部經驗指出：反對機會主義，應當首先開展思想上的鬭爭。當托洛茨基採取公開攻擊波爾什維克黨的手段時，斯大林同志提出了首先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思想派別來埋葬的任務。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曾是順利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必要條件。只有當托洛茨基主義被當作一個思想派別來予以最終揭露，並完全被孤立起來時，黨才在組織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義。

斯大林同志曾寫道：「爲了否定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我們，俄國底波爾什維克，發展了最激烈的原則說明運動，以維護波爾什維主義底基礎，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底基礎，雖然根據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底力量和比重來判斷，我們可以不用開展這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否需要呢？一定需要的，因爲在這個運動中，我們以波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教育了數十萬新黨員（以及非黨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四十五頁）

然而，兩條戰線的鬭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者——並不就是說，這兩種同類異形的機會主義，在每一個時刻對於黨都是同樣危險的。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指出：黨如何在每個階段，集中了自己的火力以反對主要的機會主義危險；在這本書裡也發露了：右傾和「左傾」之間的差別，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實質上的。「召回派」曾經就是改竊換面的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以「左」的叫囂的辭句掩蓋了其投降主義的本質；布哈林——李可夫集團

已經不可能掩飾其投降面目，而公開爲國內反動力量首先是富農辯護了。

外國各共產黨在向機會主義作鬥爭中，追隨了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他們在團結自己隊伍的事業中達到了巨大成功。但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目前各外國共產黨的面前，也還是一個迫切的戰鬥任務。無產階級不是與其他階級隔絕的。小資產階級隊伍裡的份子，不斷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把猶豫動搖和信心不堅的精神，把機會主義的精神帶了進來。叛變份子和投降份子，也侵入無產階級的戰鬥參謀部，侵入無產階級的主要堡壘——侵入黨。大家知道，從內部來奪取堡壘，是最容易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對於外國各共產黨來說，仍然是嚴重的危險，因爲那裡還保有機會主義的階級根源與社會根源。外國共產黨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環境中行動的，而階級鬥爭，也不能不在共產黨內部反映出來。

這不但是指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來說，而且也是指各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來說的。在這些國家裡，階級鬥爭採取跟資本主義各國階級鬥爭不同的特殊形式。但在那些國家裡還是進行着階級鬥爭的。並且這些新民主國家內的階級鬥爭，是在尖銳化起來，因爲這些國家目前正在進行走向社會主義的嚴重步驟。在這種時候，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也積極活動起來。

波爾什維克黨，是由於清除了自己隊伍裡的机会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不倦地清除機會主義者，堅定地向一切含有敵意的派別和集團作鬥爭，並在這個鬥爭過程中建立自己隊伍的統一性和一元性——這就是從波爾什維克黨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教導說：教育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和領袖，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列寧在組成黨

時，首先從幹部的領導工作者中，從專做黨的工作而不必從事其他任何業務的，具有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理論知識、政治經驗與組織技能的職業革命家中，建立了黨的基本骨幹。黨的更廣泛的幹部，應當團結在職業革命家骨幹的週圍。列寧和斯大林，在聯共（波）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都是依靠了這種堅固的波爾什維克骨幹的。列寧逝世後，在與敵意的反列寧的各個集團作鬥爭中，在斯大林同志的週圍形成了這波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核心，它堅持了列寧的偉大旗幟，把黨團結在列寧遺訓的週圍，把蘇聯人民引向了社會主義的勝利。

各國共產黨根據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在共產國際領導下，鍛鍊出了許多革命幹部。斯大林同志曾說：「必須使黨善於把先進戰士中最優秀的份子，選拔到領導集團中去，這些先進戰士，是充分忠誠的，以至於成爲革命無產階級志向底真正代表者，是充分有經驗的，以至於成爲能應用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十九——四十頁）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指明：從工人隊伍中選拔黨的領導者，是有着多麼巨大的意義。尙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就已說過：把工人引入黨委會，這是個重要的政治任務。列寧說：「工人具有階級的本能，只要略受政治技能的訓練，工人就能相當快地成爲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四版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七六頁）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按照列寧的提議，指示了黨的組織要關心「由工人群眾提拔出儘多的工人，這些工人是能够以地方中心領導機關的一員和全黨中央委員的資格，來領導運動與地方組織的。」

根據聯共（波）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要勇於從工人隊伍中選拔黨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

擊決拋棄了這種考慮：從工人隊伍中提拔起來的、新的共產黨領袖，不善於對付自己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理論知識和黨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曾說：「我想，這種情況不能具有決定的意義。在俄國共產黨（波）的生活中，常有這樣的情形：領導許多最大的省委組織的，是沒有充分的理論知識和政治經驗的工人。然而，這些工人較之許多缺乏必要的革命本能的知識份子，却是更優秀的領袖。在最初時候，新的領袖們不能完全順暢地處理事務，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足為害——一次、兩次做不好，慢慢就可學會如何領導革命運動。現成的領袖，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鬭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七一—二七二頁）

（五）波爾什維克黨戰畧與策畧經驗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黨積累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鬭爭的最豐富的經驗。波爾什維克黨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當時無產階級的一切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都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列寧和斯大林，依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各個策略原理，並綜合新的革命鬭爭經驗，創立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鬭爭的科學——波爾什維主義的戰略和策畧。斯大林同志給無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畧下了一個完全的與明確的定義。斯大林同志所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戰略與策畧」一章，他那「論俄國共產黨的戰略與策畧」問題「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畧」等論文，以及不久前發表的「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與策畧」這本小冊子草稿的提要，都是各國共產黨非常寶貴的指南。

波爾什維主義的戰略和策畧，首先是由於獲得三次俄國革命的豐富經驗而發展起來的。在聯共（

波）黨史簡要讀本中說：「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乃是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中文版第二頁）

早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年代，列寧就已指出：俄國革命鬭爭形式的特色，是其多樣性遠較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鬭爭形式所具者為甚。事實上，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進程中，就已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階級的這種新的鬭爭形式，即群眾性的政治罷工。這會是无產階級的一個新的，很重要的武器，這個武器，是那時以前工人黨的實踐中所未會知道的。政治罷工在俄國革命中起了頭等的的作用，它會激動群眾的主要方法，會是波浪式增長起來的許多事件中最特異的現象。列寧寫道：「俄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革命，但無疑的，它將不是最後一次偉大的革命，在這革命中，群眾性的政治罷工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甚至在英、美、德這些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都未曾有過這麼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如像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所有過的那樣。」（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四五——三四六頁）

可是，無論波爾什維克會賦予罷工以如何巨大的意義，他們並未認為罷工是推翻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這樣的手段，却是武裝起義。群眾性的政治罷工，用革命的方法立即實現八小時工作制與工人階級的其他要求，立即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這些會是發動群眾的革命自動性以進行武裝起義的手段，是搗亂資產階級、地主政權機構的手段。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進程中，波爾什維克積疊了組織無產階級武裝起義的最寶

貴的經驗。此種經驗顯然駁倒了爲第二國際領袖們所熱心傳播的機會主義理論，按照這種理論，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過去了，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的條件下，因爲資本主義國家擁有龐大的軍隊和警察機構，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註定要陷於失敗。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的武裝起義，一九一七年十月武裝起義的勝利，曾指明說：如果黨以對待藝術的態度來對待武裝起義，如果黨細密地組織起義的準備工作並善於指導起義者的行動，那麼，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是能够勝利的。同時，列寧曾指示說：爲了爭取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必須依靠軍隊中的革命部分；必須準備無產階級中最優秀的份子，以便在人民中發生最大騷動的時刻，他們能領導革命軍隊。

斯大林對於曾保證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那些條件和手段所作的分析，對於各國共產黨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在這些條件中，起了決定作用的——正如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所指出者——是波爾什維克黨善於「把這樣一些不同的革命運動，如爲爭得和平而進行的一般民主運動，爲奪取地主土地而進行的農民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爲求得民族平權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一個總的革命的巨流」。

「毫無疑義的，這些不同的革命巨流之匯合爲一個總的雄偉的革命巨流，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命運。」（中文版第二五四頁）

根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歷史經驗，各國共產黨正在學習如何團結一切民主的與革命的力量，把它們匯合成一個總的巨流，以便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共同向帝國主義進行襲擊。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產生了無產階級與勞動者的這樣一種組織形式，如蘇維

埃。這曾是人民創造出來的新的革命形式，這會是已經起來向地主、資本主義制度作堅決鬪爭的人民之獨立性的鮮明表現。波爾什維克在國際工人運動面前的功蹟，就在於他們看到了蘇維埃的偉大將來。尙在一九〇五年，波爾什維克就已把蘇維埃看作武裝起義的機關，看作革命政權的萌芽。而當一九一七年二月，工兵代表蘇維埃重新出現時，列寧和斯大林提出了蘇維埃作爲社會政治組織的新形式。

同時，波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明白指出：黨的領導，是正確運用羣衆所創建的一切鬪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必要條件。波爾什維克並未「虛構」鬪爭手段，只不過是對於在革命鬪爭進程中所產生的那些鬪爭形式，加以綜合、組織，賦予自覺性而已。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指明：某種鬪爭形式，自身並不確定事情的本質。即使如蘇維埃那樣的組織形式，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變其革命性質。大家知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闖入了蘇維埃的領導機關，就把蘇維埃變成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可憐的走狗，而波爾什維克也就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寫道：「當時的蘇維埃，由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在其中佔統治地位，因而失敗了，完全破產了……蘇維埃如今在已經勝利的和正在勝利的反革命面前，是軟弱無力與孤立無助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十八頁）關於蘇維埃的類似的情形，也曾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國發生過。由此可知：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鬪爭來說，主要的和決定的事情，這就是黨的領導。唯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運用一切鬪爭手段和鬪爭形式以達到勝利。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教導說，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應該怎樣來實現自己的戰略與策略領導。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出：波爾什維克黨如何在革命的各個戰略階段，規定了主要打擊方向，製定了革

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的相疊佈置計劃，並為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而奮鬥。波爾什維克黨會把革命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的一點，善於調動自己的後備力量，正確地規定進行決定性打擊的時機，堅定不移地實現既定的方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就是波爾什維克戰略的模範。

波爾什維克黨表示了進攻、退却與防禦策略的卓越模範。波爾什維克知道，沒有善於正確的進攻的本領，就不能戰勝敵人。但他們也知道，在失敗的情形下，就必須善於不張惶地、不紊亂地退却。的確，波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退却表明了：「當環境不利時，當革命向下退落時，波爾什維克並且還善於有秩序地退却；波爾什維克學會了正確地、毫不慌張地、毫不燥急地退却，以便保存幹部，積蓄力量，並改編自己的隊伍以適應新的環境，然後再去進攻敵人。」（聯共黨史（波）簡要讀本中文版第一一二頁）

波爾什維克的防禦、與孟什維克袖手旁觀的等待完全不相類似。從波爾什維克的觀點來看，防禦的策略，這就是預見到未來的戰鬥而保存幹部與積蓄力量的手段。黨尚未具備進行決戰的必要力量時，黨會避免決戰。但波爾什維克從未錯過任何一個有利的時機，以便當敵人處於不利的時候，向敵人發動戰鬥。它使敵人處於經常緊張的狀態之中，攪擾和紊亂敵人的力量，同時，則在向敵人進行日常的戰鬥中，鍛鍊和壯大自己的力量。這樣的策略，斯大林同志稱之為攻勢防禦的策略。

波爾什維克黨會力圖在鬭爭的各個地區都佔有陣地，把各種武器都引入戰鬥，因為不能預先知道，什麼樣的鬭爭手段是最有利於實現目的的。列寧曾指出說：第一，革命階級應當毫無例外的掌握一切鬭爭形式；第二，革命階級應當準備以一種鬭爭形式來最迅速最突然地代替另一種鬭爭形式。這也

就是策略指導的主要規則。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中有許多這種策略指導的範例，該書明顯指出：波爾什維克黨積累了合法的與非法的、國會中的與國會外的鬭爭形式之更迭和結合的最豐富的經驗。一九一七年七月示威後反波爾什維克的恐怖手段，並不是出於黨的意料之外的：黨迅速改編了自己的隊伍，退入了地下活動，同時盡一切方法運用合法的可能性。

波爾什維克會廣泛運用國會鬭爭形式，雖然他們知道，階級的命運，人民命運，不是在投票箱旁決定，也不是在國會會議上決定的。波爾什維克從未賦予國會鬭爭形式以決定意義；他們在國會鬭爭形式中所看到的，只是基本的、國會外的、革命的鬭爭手段之補充。斯大林同志曾寫道：「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沒有表明：國會鬭爭只是組織無產階級國會外鬭爭的學校和補助方式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由無產者群眾底力量，他們底直接鬭爭，他們底總同盟罷工，他們底起義所決定的嗎？」（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八十四頁）

共產黨人活動中的基本問題，就是對於群眾革命行動的領導。最近時期許多國家裡的經驗明白證實：如果共產黨人並不以國會鬭爭形式為限，而是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廣大群眾引入運動，並正確地領導他們的鬭爭，那麼，他們就能達到堅實的成功。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關於德國共產黨底前途與波爾什維克化」的談話中，作為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指示說：黨應當不是根據背熟的公式和歷史上類似的情形，而是由於精密分析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分析國內條件與國際條件，並必須考慮到各國革命的經驗，來製定口號與指令。斯大林同志曾指示說：黨應當在群眾革命鬭爭的烽火中，來審查口號的正確性；黨應當以革命精神來教育工人階級

廣大群眾。「必須使黨在自己底工作中，善於把毫不調和的革命性（但不可與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爲一談！）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與機動能力（但不可與迎合性混爲一談！）結合起來，否則，黨就不能掌握一切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底日常利益跟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也不能在自己底工作中把合法鬭爭跟非法鬭爭結合起來。」（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十九頁）

（六）波爾什維克黨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黨爲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而奮鬥的經驗，有着巨大的國際意義。波爾什維克黨面前的任務，曾是非常艱鉅的。波爾什維克已具有最豐富的革命鬭爭經驗，但他們那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波爾什維克曾在人跡未至的道路上行進。他們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開展了軍事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思想戰線上反對舊社會勢力與傳統的壯濶鬭爭。而在各條戰線上他們都達到了偉大的成功。

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深刻分析了波爾什維克黨爲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奮鬥的各個基本階段，指出了蘇維埃國家及其領導力量——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所起的決定作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明：在緊張的環境中，波爾什維克黨會如何善於完成向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的轉變，並在克服巨大的國內與國際困難中，如何保證「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描繪出一幅鮮明的圖景：波爾什維克黨如何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後最困難的歷史任務——把千百萬小私有的農戶轉變到集體農莊的道路，並如何達到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波爾什維克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的偉大經驗，對於各國共產黨具有特別的意義。當然，不能不考慮到各國在過渡到社會主義中的特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出現了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各個新民主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時，在過渡到這個新的社會制度的形式方面，是各有其特點的。我國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着手社會主義建設並建成了社會主義，而各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則是在蘇聯存在的條件下——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現正過渡到共產主義——着手建設社會主義。

蘇聯把中歐與東南歐各國從德國法西斯桎梏下解放了出來，幫助了這些國家的人民走上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強大蘇維埃國家的存在，減少了中歐和東南歐各國推翻地主與資本家政權的困難，減少了這些國家裡摧毀反動派的困難。新民主主義各國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

這來看來，新民主主義各國正在另外一些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過渡到社會主義。但這並不就是取消一般的發展規律性。不能把這種說法——即是說，每個國家按照自己的、完全獨特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有多少國家，也就有多少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認為是正確的論斷。如果這樣說，那就是否定波爾什維主義經驗的國際意義。早已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並為列寧和斯大林根據波爾什維克黨與蘇維埃國家的經驗而具體化與發展起來的，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性，也是為各國所必須遵守的。

推翻剝削階級並鎮壓其反抗，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與建立新的國家機器，實現銀行、大工業、對外貿易以及其他佔有高度指揮地位的經濟措施之國有化——所有這一切，當時曾在我國實行過的；所有

這一切，如今也正在各新民主國家內實行。不同之處僅在於：在其社會主義意義上相同的這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措施，只是在另外一些形式下實現而已。

關於工人階級在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鬭爭中的作用問題，有着最重要的意義。無產階級之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社會主義的創造者，能起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承認這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本質。列寧和斯大林曾反覆指示說：只有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才是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在為社會主義鬭爭中的領導者。關於這點，可由俄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全部經驗證明。列寧曾說：「一切革命與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導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聯合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中散漫的與落後的階層，並引導他們跟着自己前進。」（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

在反對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匪徒的鬭爭中，波爾什維克堅持了並且實現了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學說。這會是波爾什維主義勝利的主要條件。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鮮明指出：工人階級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如何實現了它在各個革命階段中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的領導，保證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日子裡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勝利。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我國勞動人民消滅了剝削階級並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

波爾什維主義的經驗指明：無產階級應當運用政權，以鎮壓剝削者在被推翻後十倍加劇起來的反抗，以防衛國家免受外國敵人、帝國主義者的侵犯。波爾什維主義的經驗指明：無產階級應當運用政

權，以引導勞動群眾最後脫離資產階級，以鞏固無產階級與勞動群眾的聯盟，以吸引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以實現對於勞動群眾的國家領導。波爾什維主義的經驗指明：無產階級應當運用政權，以消滅剝削階級，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

經驗指出：無產階級在各個新民主國家內一切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與文化的生活中的領導作用，是這些國家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工人階級的使命，就是對於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實現國家的領導——用任何一種別的方式轉變到社會主義，都是不可能的。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背離了馬列主義，他們否認工人階級領導國家的必要性，他們斷言農民是南斯拉夫共和國的最堅固的支柱。這些斷言，是與馬列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的。它們證明南共領導者們已經轉變到民粹派的、富農黨的立場。

(七) 波爾什維克黨解決農民問題的國際意義

波爾什維克表現了正確解決農民問題的模範。大家知道，第二國際各黨對於農民問題採取了漠不關心的，甚至簡直是否定的態度。斯大林同志曾說：「第二國際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歷史態度，被認為是他們優美腔調底標誌，是他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標誌。事實上，這裡沒有一點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對於像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就是從反面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叛變馬克思主義的毫無疑義的標誌。」（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四頁）

與第二國際各黨不同，波爾什維克却看到了溶化在農民階級內部的革命可能性，並且運用了這些可能性以爭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證明了波爾什維克解決農民問題的政策之正確性。

然而，波爾什維克在賦予農民問題以巨大意義時，並未把它看作某種能够自行解決的問題。他們看到了，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農民問題，乃是工人階級在為政權而鬭爭中以及在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鬭爭中的同盟者問題。這個鬭爭有其各個階段，而在每一個階段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農民問題。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波爾什維克黨會同全體農民一道，但他却不能與全體農民一道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而保存資產階級制度，却是與富農有切身的利害關係的，因為富農是這種制度之不可除去的一部分，並隨同這個制度一起滅亡。只有在向資產階級——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作最堅決的鬭爭中，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獲得了勝利。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波爾什維克黨在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時，提出了這一口號：協同貧農，反對城鄉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政權而鬭爭。富黨和蘇維埃政權着手在農村裡實現最初一些社會主義措施時，與富農的鬭爭尖銳化起來了；當開始進行農村中根本的社會主義改造時，這種鬭爭採取了更加激烈的形式，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摧毀了富農的基礎並使富農歸於消滅。

波爾什維克黨與蘇維埃國家的全部經驗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條件下，工人階級應當與農民勞動群眾聯盟。這種聯盟，規定要向資本主義份子，向富農作堅決的鬭爭，並且只有

保證工人階級在其中起領導作用，這個聯盟才能存在。斯大林同志曾說：「工農聯盟」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就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二七四頁）

波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證實了馬列主義的這一原理，就是說，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鬭爭沒有熄滅，反而尖銳化起來。城市資本家和農村地主之被消滅，並不就是說一切剝削階級都被肅清了。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保存着小商品經濟，這種小商品經濟——正如列寧所指示的——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列寧寫道：「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裡的時候，在俄國對於資本主義，較之對於共產主義，有着更堅固的經濟基礎。」（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十六頁）

我國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各個人民民主國家裡也有着同樣的情形。因此，否認各新民主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因而否認這些國家裡階級鬭爭的尖銳化，必然要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不幸的後果。這種否認態度，使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鉅任務面前解除武裝。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隨着城市資本家和農村地主之被消滅，為消滅資本主義的階級鬭爭並未停止，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闡明了這個時期的特點，指出波爾什維克黨進行了怎樣的鬭爭，以反對企圖把黨從階級鬭爭的道路推上跟資本主義成份進行階級合作

的道路的各種敵意份子。根據波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聯共（波）黨史教導說：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鬥爭並未熄滅，而是尖銳化起來；階級敵人失掉其腳下的土地愈多，社會主義的成功愈大，階級敵人的反抗也就愈加尖銳。

資本主義的復辟份子布哈林——季可夫集團，製作了富農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可笑理論。黨揭露了這個集團是富農的代理人。如果右傾獲得勝利，「結果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陣地，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起來的機會。」（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二九四頁）粉碎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曾是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勝利的必要條件。

波爾什維克黨關於農業之社會主義改造與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經驗，有着全世界歷史的意義。一九一八年，蘇維埃政權擊潰了反革命的富農；沒收了富農的五千萬公頃土地和大部分生產資料。但這未能把富農作為階級來消滅，因為那時還保存着小農經濟。如果不使個體農民經濟轉上公共的社會主義生產，如果沒有群眾性的農業集體化，那麼，消滅富農階級就不可能實現。

聯共（波）的經驗證明：只有在群眾性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才能消滅最後的與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消滅富農之為階級，是農業集體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明：波爾什維克黨如何有系統地與堅持地準備了一切必要條件，以實現群眾性的農業集體化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在長期的過程中，黨與蘇維埃政權實行了限制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結果是：抑制了富農的增長，富農中受不住這些限制的個別階層，被排擠出去與破產了。這種政策沒有消滅富農階級的經濟基礎，但他準備了此種消滅。同時，黨和蘇維埃政權盡一切方法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

下的工農聯盟，發展了能够爲集體經營農業組織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工業。唯有在這一切細密準備起來的與徹底實行起來的措施之基礎上，才在我國實現了最深刻的革命轉變，由於這個轉變的結果，肅清了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而人數最多的勞動階級——農民階級，轉上了公共的集體經濟。

(八) 波爾什維克黨關於國際主義經驗的國際意義

國際革命工人運動，按其本質來說，是國際主義的。它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偉大口號下產生的。忠實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每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黨的本分和義務。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有絲毫背離，都是工人黨的致命傷。波爾什維克黨以及俄國與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指明，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勢難兩立的。民族主義爲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列寧曾指出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容妥協互相敵視的口號，適應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大階級陣營與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政策，（並且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頁）

波爾什維克黨，是真正國際主義的工人階級黨的榜樣。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鮮明指出：波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自其存在的最初幾天起就已如何向各色各樣民族主義的集團和派別進行了鬭爭。波爾什維克堅決出來反對了按照「民族的住宅」來分離俄國多民族的工人階級的企圖，把工人階級分裂爲各個民族隊伍的企圖——這種企圖，曾是有利於沙皇制度和剝削者的。波爾什維克

建成了把俄國各民族的先進工人聯合在自己隊伍裡的，戰鬥的革命的黨。波爾什維克引導了我國各民族的勞動者向共同敵人作鬪爭。

當我國資產階級被推翻後，剝削階級及其走狗們曾企圖利用被毒害的民族主義武器以恢復資產階級、地主制度時，波爾什維克展開了兩條戰線的鬪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與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在向民族主義作鬪爭中，列寧——斯大林黨把我國各民族團結成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各民族自由與平等的原則上的。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教導說：「如果我們沒有擊破一切和各色民族主義傾向者，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就會不能保持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旗幟，就會不能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文版第四二七頁）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看到：蘇聯是解決民族問題和消滅民族壓迫的榜樣。

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鮮明指出了波爾什維克黨為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而進行的鬪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當第二國際各黨叛變了無產階級，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幫助了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毒物來毒害工人階級的意識時，波爾什維克黨舉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把各國工人運動中一切真正革命的與國際主義的份子團結在自已的周圍。

列寧曾寫道：「我國底波爾什維克工人階級，向來就不是口頭上的，而是事實上的國際主義者，這是與第二國際的那些卑鄙之徒、英雄和領袖們不同的，他們或者簡直叛變了，與自家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力圖以辭藻來掩飾，捏造出（如考茨基，鮑威爾之流）脫離革命的種種遁辭，反對任何

一種勇敢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反對爲了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對狹隘的民族利益作任何犧牲。」（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一六頁）

在內戰的艱苦年代以及在和平建設時期，波爾什維克黨鞏固了自己與各國工人運動的聯系。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在蘇維埃共和國戰勝武裝干涉者和白匪的事業中會起重要的作用。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出：「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爲在反對白匪反革命及外國武裝干涉的鬥爭中，蘇維埃國家並不是孤單無援的，蘇維埃政權之鬪爭及其成功，曾引起全世界無產者底同情和幫助。」（中文版第二九四頁）列寧曾說：「只要國際資產階級向我們一動手，他本國的工人們就把他底手抓住。」（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〇五頁）波爾什維克的策略，曾是唯一國際主義的，因爲這個策略「實行了一個國家內可被實現的事情之最高限度，以發展、支持、喚醒一切國家的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蘇聯工人階級在本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把自己看作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寧曾說：「現在，我們正以自己底經濟政策，給予國際革命以主要影響。」（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一〇頁）同時，也正如在內戰年代一樣，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依靠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擁護。斯大林同志說：「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一部分，是世界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我們的共和國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底產兒。毫無疑義，如果蘇聯工人階級沒有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擁護，那它就會不能保持自己手裡的政權，就會不能保障有社會主義建設條件，於是它也就會不能獲得現有的成功了。蘇聯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間的國際聯系，蘇聯工人與世界各國工人間的兄弟聯盟，這便

是蘇維埃共和國所具力量和威勢的基石之一。」（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六四四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爾什維克黨與其他各國共產黨建立了密切聯系，並共同建立了幾國共產黨情報局，使各國共產黨人能協同努力向共同敵人作鬥爭，形成統一的社會主義反帝戰線。蘇聯領導着反帝民主陣營，這個陣營進行着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煽動者、爭取鞏固和平的不倦鬥爭。蘇聯和各個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這個陣營的主要骨幹。蘇聯給予了、並繼續給予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巨大幫助。波爾什維克黨對於一切共產黨，表現為真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榜樣，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榜樣。

拒絕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然會走到帝國主義陣營，如像南斯拉夫領導者們所證明的那樣。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引起與世界革命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分裂，使南斯拉夫失掉它最忠實的同盟者，使南斯拉夫自行陷於孤立。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使南斯拉夫在其國外敵人面前解除武裝。

波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的黨，是世界上最強固的最有鍛鍊的工人黨——世界上第一個新式的黨。我黨在殘酷的戰鬥中鍛鍊了自己隊伍的統一性與團結性。由於統一性與團結性，由於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忠實性，我黨戰勝了工人階級的各種敵人。

波爾什維克黨開始存在的時候，只是些人數不多的小組和團體。它克服空前的困難和許多障礙，在向衆多敵人作鬥爭中生長起來與鞏固起來了，成長起來與鍛鍊出來了。波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已成爲最偉大的力量。

聯共（波）黨史簡要讀本指出：「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是經過了長期的和光榮的道路的

，它是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於俄國的第一批細小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團體，發展為現時領導着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工農國家的偉大的波爾什維克黨。」（中文版第一頁）如果各國共產黨將愈是仔細地研究這條卓越道路，他們將愈是深刻地掌握自己本身的經驗，掌握別國黨首先是聯共（波）黨的經驗，那麼，他們在向剝削制度作鬥爭的偉大事業中，在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事業中，也將獲得愈加巨大的成功。

波爾什維克黨的偉大歷史經驗，是各國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行動的指南。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勝利之不竭的泉源。

（譯自九月十五日波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七期）

（附註：全文小標題是譯者所加的）

（此文載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連日報）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

費多謝耶夫作

馬克思所創立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是經受百年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所審查過的，它是各國共產黨人手中，在其為資本主義的顛覆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之鬥爭中之可靠的指南針。布爾什維克黨以馬列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指南，保證了在蘇聯肅清資本主義與建成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人都在這一理論旗幟下鬥爭和獲得勝利。

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任何脫離，如全部歷史經驗所教導的，都引到社會主義運動底資產階級的蛻變。衆所周知，忘掉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合作理論代替它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墮落到何等程度與對資本主義表示了怎樣的阿諛逢迎。以現在的右翼社會黨人為代表的社會改良主義，公開地去為美帝國主義服務了。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經過自己的代理人，力求以各種方法分化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散佈對馬列主義理論的不信任，頓挫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武器的鋒芒，使共產黨人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衆所周知，賣身投靠帝國主義者的布哈林型的叛徒們，曾熱烈地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而

鬭爭，並且宣傳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理論。

脫離了國際主義的思想和傳統，轉到了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南國領導者底政治破產，表明了脫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是如何的墮落至極。南國領導者走上了與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分裂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合作事業的道路，把南斯拉夫置于遭受帝國主義國家奴役的威脅之下。

忘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不可避免地引到與資產階級妥協和投降于資產階級。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白白地如此瘋狂與惡毒地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他們力求打掉工人階級手中這一最鋒利的武器。

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歷史家，承認社會中有階級與階級鬭爭，但他們同時認為階級的劃分，是社會生活的永恆不變的形式，而且他們贊成階級矛盾的調和。貧富之分，對他們說來是社會底自然的和永久的狀況。馬克思證明了階級的存在不是永恆的，它是與歷史上一定的生產發展形式相聯系的，與奠基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之上的生產關係相聯系的。同時馬克思發現了消滅階級的道路，和那使社會擺脫階級對抗的社會力量。

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是發現了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社會主義的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從全體勞動者與被剝削人民群眾中抽出了工人階級，把他看作是徹底革命到底的階級，沒有為私有財產的繩索所束縛，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同生長，因此他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和引導勞動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證明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應當歸根到底不可避免地引導到資產

階級的政治統治底消滅，引導到工人階級專政的建立，這一專政是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武器，是消滅階級和那些產生階級差別和人剝削人的條件的武器。

馬列主義教導說，工人階級在爲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和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不是自發地，而是在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下而實現的。共產黨人順利地領導着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爲他們是工人階級最先進和最有機織的部份，他們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具有科學的了解。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黨，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水平，只有這樣的黨能够使工人階級離開工團主義的道路，而且把他們變爲獨立的政治力量。斯大林同志指示說：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

「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是很明白嗎？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够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一〇四頁）

有着革命的黨，就能使無產階級有組織地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爲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黨給予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以正確的方針，製訂與實現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略與策略。由於黨的領導，工人階級才正確地估計到階級力量的對比，找到和利用後備力量於自己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由於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所武裝的黨，工人階級才保證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有自己的同盟者，而且找到對待這些同盟者的正確路線。

共產主義運動以自己正確的理論與政策，以自己在反資本主義鬭爭中的勝利，來報答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共產主義的創始人與領袖，使工人階級明白了階級鬭爭的規律，明白了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懂得了共產黨之為無產階級在其為共產主義勝利的鬭爭中的基本武器的作用。

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領袖們，以自己的叛賣活動使社會主義運動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同時把它服從于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主義運動在反對改良主義，反對其破產了的領袖的鬭爭中生長和鞏固了。

列寧與斯大林，建立了新型的黨——忠實于馬克思與恩格斯革命學說精神的布爾什維克黨以後，就把共產主義運動提高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這一階段是以社會主義在世界最大國家之一中的勝利與社會主義力量在一切其他國家中的巨大增長為標幟的。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是植基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之中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保衛無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的思想時，進行了既反對勞動群眾中的非無產階層（特別是對於農民）的忽視態度，也反對社會民主黨中的市儈機會主義的派別（他們以「人民」的概念暗暗掉換社會的階級區分並模糊階級鬭爭）的不倦的鬭爭。

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地批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因為他們在一八七五年會把拉薩爾的命題列入了自己綱領（哥達綱領）之中，這一命題就是：對於工人階級說來，一切其餘的階級只是一種反動群眾。馬克思與恩格斯表明說：拉薩爾的這一論點是對「共產黨宣言」的粗魯的歪曲。馬克思與恩格斯

認為，在一切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中，只有一個無產階級是徹底革命到底的階級。至於中間階層（農民、手工業者），則他們只是在放棄自己本身的觀點而站在無產階級觀點上來的時候，他們才是革命的。而這不僅不排除，而且提供出，工人階級可以在這些階層中間有自己的同盟者。

馬克思與恩格斯無情地鞭責了拉薩爾分子與其類似分子的反革命企圖，他們想使工人階級在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的鬭爭中，與他的可能的和天然的同盟者孤立開來。馬克思指示說，只有在小農支持無產階級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才會得到合唱，在一切農民國家中沒有合唱，革命的獨奏就要變為天鵝之歌」。

馬克思與恩格斯也一樣堅決地批判了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把「人民」這兩個字到處亂用，不去對這一概念的階級基礎作任何的分析。機會主義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饒舌，把「人民」說成是某種統一的群眾，把國家說成是某種超階級的組織，來遮隱自己對工人階級在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鬭爭中的領導作用的否認。

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地推翻了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的這一斷語：好像國家可以站在階級之上，可以充當調和階級對抗的「全民」機關。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教導說，如果無產階級以革命的方法奪得政權，那末，他利用這個政權，不是為了調和各個階級和使各個階級永遠存在下去，而是為了消滅階級對立性的存在條件，為了消滅一般的階級。

列寧與斯大林在同機會主義者的鬭爭中，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具體化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關於無產階級對待非無產的勞動群眾的態度這一問題上所持的觀點。

列寧與斯大林堅決地批評了民粹主義的理論。民粹主義者抹殺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抹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來的階級鬭爭的尖銳化，把人民說為是某種沒有內部的階級差別的統一體。民粹主義者抹殺農民的階級分化與富農的生長，他們是富農利益底代表者。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民粹主義者與其徒子徒孫，社會革命黨人，努力掩蓋階級矛盾，使群眾離開階級鬭爭，給群眾灌輸被壓迫者與壓迫者調和的思想。

與否認無產階級在解放鬭爭中的領導作用的民粹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相反，列寧與斯大林不倦地強調了無產階級是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解放者。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名著中說道：「社會民主黨人把自己全部注意力與自己全部活動都放在工人階級身上」。斯大林同志還在一九〇一年強調無產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時就指示道：「……在俄國以及一般地在各個國家，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負有解放人類和給世界以幸福的歷史使命。」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揭露和粉碎了孟什維克的企圖，孟什維克企圖把無產階級溶化於一般的勞動人民群眾中，把作爲徹底革命的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領導作用降低和化爲烏有。列寧與斯大林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則：工人階級爲了執行自己的領導作用應當組織爲獨立的政黨。

還在製訂黨綱的時期，在一九〇二年，關於無產階級和其政黨在社會底革命變革中的作用的問題上，一面是列寧，一面是普列漢諾夫、查蘇里赤和其同道者之間，就產生了重大的分歧。在普列漢諾夫所製作的綱領草案中，無產階級對待小生產者的態度是描寫得完全不正確的。在普列漢諾夫的草案中，沒有把工人階級從一般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群眾中抽出來。在這一草案中，一般地談到勞動者與

被剝削者群眾的不滿的增長。列寧批評普列漢諾夫的這些不正確的論點時寫道：

「勞動者與被剝削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這是對的，但在這裡所作出的一樣，把無產階級的不滿和小生產者不滿一視同仁和溶和起來，却是完全不正確的。小生產者不滿常常產生（不可避免地應當產生，或者大部分不滿是要產生）這種傾向；保衛自己之為小私有者的存在，即是保衛現代制度的基礎和甚至將其拉向後退」。（見列寧全集六卷三二—三三頁）

列寧也指明了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斷言的破產：好像馬克思主義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政黨，而是工人與小私有者的政黨。在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斷言中，表明了不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鬭爭中的作用，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黨之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之為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的的作用。普列漢諾夫及其同道者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黨是無產階級手中，顛覆資本統治，奪得政權與鞏固政權的基本武器，模糊馬克思主義黨的階級性質，就意味着完全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對待落後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群眾的態度原則。正如衆所周知的，最後孟什維克——取消主義者走上了否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黨的道路，建議把黨溶化在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中，或一般地溶化在非黨的勞動者組織中。

在製訂黨綱時，列寧批評了查蘇里赤的建議，這個建議在實質上是歸結到用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的鬭爭的概念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的概念。列寧指示說，小生產者——這是一個特別的階級。雖然他以千絲萬縷與無產階級聯系着，而且是一個過渡的階級，但終究他是一個特別的階級，他搖擺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

列寧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黨，只是當它實行無產階級階級政策、克服勞動群眾中的非無產者

階層底搖擺性和不穩定性的時候，才能成爲革命人民的領袖。只有在這樣的政策下，工人黨才能够指望在鬪爭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分子將放棄自己本身的觀點並轉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

列寧闡明了勞動群眾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和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對待非無產者的勞動群眾上，馬克思主義黨的任務，就是在他們面前說明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處境無望，爲了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這些群眾必須進行社會革命。

列寧與斯大林進行了堅決的鬪爭反對孟什維克與托洛斯基分子（他們甚至大吹大擂「人民」，「革命的民主」的字句）。列寧闡明說：馬克思主義把「人民分成「階級」，不是爲了使工人階級閉關自守，而是爲了「擺脫中間階級的折衷性、不穩定性、猶豫性，愈加以最大的精力，愈加以更大的熱忱爲全人民的事業，領導全人民而鬪爭」。〈列寧全集第九卷九二頁、第四版〉

列寧與斯大林論證了這一原則：在大多數農民的隊伍中有着革命的能力，必須把它這些能力利用於工人階級爲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鬪爭中。資本主義窒息着小生產者和使他們破產，注定他們窮苦不堪，愚昧和無權的存在。資本人家、大地主、富農的壓迫，不可避免引起廣大農民群眾中的義憤的增長。勞動農民根據切身的經驗，深信他們只能找到工人階級是忠實的同盟者，他們只能與工人階級聯盟才能擺脫資產階級地主的枷鎖。

對於孟什維克以及對於第二國際一切機會主義政黨來說，對於農民問題持否定的態度是他們的一個特點。這些黨永遠是害怕革命，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勝利，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不感興趣。在揭露第二國際政黨對農民抱輕視態度的反革命思想時，斯大林同志指示道：「第二國際英雄

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做他們文雅風度的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實，這裡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現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六五頁）

布爾什維克黨，作為革命的黨，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黨，對於農民問題給予了最嚴重的注意，把它看作是無產階級在其為政權的鬭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在列寧主義中，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問題，在具體分析各種社會階級的利益和他們在革命各種階段上對革命的態度的基礎上，得到了全面的和深刻的規定。

列寧論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時，對馬克思主義黨在革命中的戰略與策略給了天才的規定，發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列寧揭示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須應當進行的階級力量重新整編。

列寧指出在具體歷史情況中，過去的要素與未來的要素，民主主義轉變與社會主義轉變的各個要素是錯綜在一起的。但是這，列寧指示說，不應當模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轉變與社會主義的轉變底絕對的與最嚴格的區別。

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階級力量的重新整編。列寧在確定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各個階段上的政策時指示道：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為完全自由，為徹底民主革命，為共和國而奮鬥！領導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列寧全集第九卷九四頁，第四版）

列寧證明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同時列寧論證了這一原則：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半無產者分子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和麻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

列寧製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後，豐富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鬭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的學說。

★

★

★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者的進步底理論的鬭爭中發展和樹立起來的，按照進步底理論，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各階級的「一致」，「合作」基礎上，進步才是可能的。列寧與斯大林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作為歷史主要動力的階級鬭爭的學說，揭露了改良主義的階級調和理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理論底資產階級的實質。

「按照社會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現在是不能夠鄭重其事地談到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列寧寫道，——歷史的真正原動力，是革命的階級鬭爭；改良——是這一鬭爭的附帶的結果，其所以是附帶的，因為改良表現出想削弱，想頓挫這一鬭爭的失敗企圖。按照資產階級哲學家

的學說，進步的原動力——是意識到這一或那一機關之「不完善性」的所有社會成員底團結一致。第一種學說——唯物主義的，第二種——唯心主義的。第一種——革命的，第二種——改良主義的。第一種論證着現代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的策略。第二種論證着資產階級的策略。」（列寧全集十

一卷，五十四頁）

現代的右翼社會黨人用各種方法拋棄階級鬥爭的思想，而且在「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反芻着嚼爛了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一致」進歩底理論。右翼社會黨人怕得要死，只怕壟斷資本家的頭上掉了一根毛髮，只怕稍微損傷剝削者的絲毫利益。要知道這就是「破壞民主呀」！右翼社會黨人要人們相信他們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但同時又極力說服工人，只有與資木家一道才能走向社會主義。他們只準備實行資產階級贊同的那些手段，即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益的手段。

英工黨領袖阿特里要人們相信去社會主義的路，是經過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結合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在保衛資本主義底神聖不可侵犯性的思想時，訓誡英國資產階級與工人合作，以便避免社會革命。幫助實際上欺騙工人的工黨領袖們的，是「獨立社會黨人」金斯利·馬爾丁，他暗示工人們說，社會主義不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它只是在「社會主義者」選舉的勝利結果上建立起來的。工黨的「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實際上是意味着資本家的發富和工人階級的貧窮化。在工黨政府之下，資本家的利潤增加了一倍半。而勞動者的口糧却減少了一倍半。

右翼社會黨人推翻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實際上幫助資產階級拯救資本主義，使工人脫離為社會主義的實際鬥爭。回答資產階級的要求，右翼社會黨人搬出了「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命題，指望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吹噓，使群眾在思想上成爲資產階級的俘虜，模糊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矛盾，熄滅階級鬥爭。「民主的社會主義」不是旁的東西，而是否認無產階級在爲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導作用的理論與實踐，是使無產階級服從于資產階級的理論與實踐。「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在爲保存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武器。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以暴力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只有爲馬列主義的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才能够領導和將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才能够團結非無產者勞動群衆，才能够重新教育和引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

這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是爲歷史發展的進程所證實了的。蘇聯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表示了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底偉大真理。斯大林同志指示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典範地實現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承認把階級鬥爭進行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把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爲社會主義的馬列主義理論底基石。馬列主義是與這一機會主義的概念水火不相容的：好像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以和平方法，是在議會投票的基礎上實現的。

衆所周知，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依靠在剝削階級對被剝削的勞動群衆的無情暴力上的。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民主制度，只是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屏風，是其對勞動者的無限的統治。任何的投票，任何的議會，也不能奪去資產階級的政權和消滅資本的統治。工人階級爲民主權利而鬥爭，是爲了改善爲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條件。使人相信以議會方法可以消除資本主義奴役的右翼社會黨人，只是保護資產階級專政以免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它。只有以革命的階級鬥爭才能推翻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壓制。

「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道，——意味着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同時正是他的先鋒隊之推翻資產階級。要求這一先鋒隊用投票選舉資產階級議會、資產階級立憲機關等方法，即是用在雇傭奴隸的

存在下，在剝削者的存在下，在他們的壓迫下，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存在下的投票方法，預先獲得人民的多數，要求這一點或建議這一點——這就是說，在實際上完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並事實上轉到資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上去。」。

歷史的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在「最民主的選舉下，都擁有成千的壓制選民的方法，成千的欺騙群眾，偽造選民意志的詭計。當資產階級還握有整個國家機構，一切經濟生活的槓杆，一切宣傳手段時，他們在任何的議會裡都有着自已人，自己順從的代理人底多數。只有為階級的多數所支持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打破剝削者的統治並將群眾從政治、經濟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以後，才可能有廣大勞動群眾的廣大政治覺悟和其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才可能有勞動人民的真正意志底自由表現。

馬列主義預見到，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充分明白地證實了，在推翻剝削者的政權後，階級鬥爭並沒有中止，而是愈加尖銳。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列寧說道，——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的時候，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一希望就變為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鬭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的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

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個營壘：像我們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見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三五頁）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說明，工人階級只有以無情鎮壓剝削階級底反抗的方法，才能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實現自己的領導作用和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爲十月革命所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在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下，組織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鬭爭。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鬭爭底最尖銳形式。軍事上之粉碎國內反革命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干涉者，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鬭爭中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但在這之後，階級鬭爭並沒有中止，它只是採取了新的形式。這時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分子，享有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援助，後者爲了進行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鬭爭，曾是不擇任何手段的。

過渡時期蘇維埃社會的發展，是在「誰戰誰勝」的列寧公式的標幟下進行的。布爾什維克黨不斷地實行了以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路綫。蘇維埃政權的成績，引起了資本主義分子愈加瘋狂的反抗。蘇維埃政權所實現的工業、銀行、運輸、土地的國有化，破壞了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經濟基礎，但是剝削階級還沒有消滅。布爾什維克黨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這就使資本主義成份在經濟中的比重往下降落。

剝削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勝利前進給了絕望的反抗，組織怠工、暗害、破壞、奸細活動以服務於資本主義國家。這時敵視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國家，有了托洛斯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爲黨內的代理人。這些賣國的代理人，用各種方法力求破壞黨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分裂黨的隊伍的團結

，使黨離開寧列的道路，使國家轉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從屬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道路。

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列寧、斯大林政策之實現，對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對於剝削階級的消滅，有了決定的意義，因為這一政策的實現，帶來了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完全死亡。資本主義分子，外國帝國主義者及他們的從僕——托洛斯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如此狂怒地爲反對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而鬪爭，絕不是偶然的。

布爾什維克黨第一次在歷史上不得不解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小生產、培養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巨大組織任務。在完成這些偉大任務中，特別有力地表現了作爲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沒有工人階級對社會整個發展的國家領導，解決這些偉大任務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布爾什維克黨粉碎了一切反列寧的集體，並保證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一致。孟什維克和其他資產階級從僕們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還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基本上被肅清了，從而就克服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一個黨——布爾什維克——的不可分割的領導，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保證，是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的成功的保證。

「教育工人黨時，——列寧教導說，——馬克思主義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能够奪取政權和領導全人民走向社會主義，能够指導和組織新的制度，在建設自己的、沒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够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教師，領導者和領袖」。

列寧指示我們，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工人階級反對剝削者的殘酷鬭爭時期，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的鬭爭時期，黨性和黨紀的意義無比地增長了。列寧教導說，否認黨性和黨紀就等于完全解除無產階級武裝以利于資產階級。

發展列寧關於黨的領導和指導作用的思想時，斯大林同志全面地證明了，黨是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手中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以後鞏固和擴大專政的基本工具。斯大林同志說道：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群眾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够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一一二頁）

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蘇聯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分子和其代理人的殘酷的階級鬭爭中，實現了社會底社會主義變革。列寧和斯大林不倦地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鬭爭理論的精神教育黨。布爾什維克黨推翻和粉碎了布哈林分子的投降主義方針，他們使人們相信資本主義分子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斯大林同志保衛了馬列主義的命題，說只有用殘酷的階級鬭爭的方法，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和資本主義之根。

「沒有殘酷的階級鬭爭，能不能實現排擠出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之根呢？不，絕不行的。在資

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下，能否消滅階級呢？不，絕不行的。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只能把階級文明化和永恆化，因為它，這一理論，是與階級鬭爭的理論相矛盾的」。（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二二八頁）

爲了肅清剝削階級和消滅資本主義之根，必須不僅消滅地主和資本家，而且要改造小商品生產，以長期的工作重新教育小生產者。小商品經濟在鄉村中還佔優勢，資本主義之根就還留存，因爲小生產，如列寧所說的，經常地、每天、每時、自發地、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在一九一七年，當黨還在爲社會主義革命集合和準備力量的時候，列寧在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報」上寫道：「我們不能向農民，尤其是鄉村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隱瞞這一點：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保存之下，小經濟是不能使人類擺脫群衆的貧窮的，——應當想到過渡爲社會公有的大經濟」。

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列寧不只一次地說，不改造小生產者的經濟，是不能消滅階級的。「他們，——列寧說，——是不能趕走的，他們是不能鎮壓的，應當同他們共居，他們是可以（也應當）改造，可以重新教育的，只是要用長期的，緩慢的，小心的組織工作」。

進行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路線時，布爾什維克黨經常關心于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的鞏固。黨在對待農民的政策上，不斷地是以列寧和斯大林的這一學說爲指南的：農民不是單一的群衆，應當估計到農民的階級分化。

「在我們條件下的農民，——斯大林同志說道，——是由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而正是由貧農，中農和富農組成的。很明顯的，我們對待這些集團的態度不能是一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的支柱，中農

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就是如此」。〔列寧主義問題〕二三二——二三三頁）

黨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既粉碎了反對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群眾聯盟的政策，也粉碎了抹殺農民的階級分化和宣傳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布哈林分子。

托洛斯基投降主義者和叛徒，用盡一切力量力求使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不合，破壞工人階級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抱着挑撥的目的，托洛斯基分子在這種時候建議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即是在還沒有這樣的條件，還沒有作好集體化的準備的時候。要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只有在集體化基礎上才能實現的。

布哈林投降主義者和叛徒，在與工人階級聯盟的旗幟下，建議在鄉村中着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當時，當國內已準備好大批集體化的條件的時候，當長成的社會主義工業已能用機器供給鄉村的集體生產的時候，當農民群眾已準備好參加集體農莊的時候，布哈林分子却反對集體化，反對政治上進攻富農。

這就是為什麼不粉碎托洛斯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布爾什維克黨就不能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不能保證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不能準備起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由於列寧——斯大林之領導我黨而獲得的。在與缺乏信心者和機會主義者，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的鬭爭中，在列寧逝世以後最終地

形成了我黨的領導核心，爲斯大林略傳中所指明的，這一核心保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團結了黨在列寧遺言的周圍，並把蘇維埃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廣闊道路。斯大林同志乃是這一核心的領導者和黨的主導力量。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蘇維埃國家成爲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強大堡壘。

布爾什維克黨與其領袖列寧和斯大林，不倦地鞏固了蘇聯勞動者與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繫。勞動者的國際合作，是社會主義力量生長和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蘇聯工人階級，斯大林同志說道，——是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是它的先進的隊伍，而我們的共和國——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幼兒。毫無疑義的，如果蘇聯工人階級沒有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援助，沒有把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沒有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那末，他就沒有他現在所有的那些條件。蘇聯工人階級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國際主義聯繫，蘇聯工人階級與世界各國工人的兄弟聯盟，——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和威力的奠基石之一。」（「列寧主義問題」四八五頁）

在經過考驗的國際主義旗幟下，在實現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礎上，布爾什維克黨團結了蘇聯各族人民爲一個統一的友好的家庭，粉碎了各種各色沙文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他們在「全民族」利益的旗幟下力求模糊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調和工人與民族資產階級，模糊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使他們服從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民族主義者打算以這種方法破壞各民族勞動者的兄弟團結，掀起各人民之間的敵視，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

這就是爲什麼不粉碎各色民族主義傾向者，黨就不能夠達到各民族勞動者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

的友好合作，不能夠以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勞動者，不能夠鞏固各族人民的友誼，並建立起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消滅了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進行了農業集體化和在這一基礎上消滅了富農之爲階級，布爾什維克黨就保證了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及他們與知識分子的合作，達到了建立起蘇聯各族人民的不可摧毀的友誼。在這一基礎上也形成蘇維埃社會道義上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在剝削階級和小商品生產還存在的時候，也就不可避免地還存在社會中的尖銳的階級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因爲資本主義分子支持和鼓動民族主義的傾向和民族間的舊有仇恨的殘餘。剝削分子的消滅和產生剝削與壓迫的原因的消滅，就意味着蘇維埃社會內部的任何對抗的矛盾之被消滅。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這些階級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界限被消滅，這些社會集團就愈來愈加親近。

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斯大林同志說明蘇維埃國家的成就的特點時指示道：

「在報告期內，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便是剝削階級餘孽最終被消滅的事實，工農及知識分子團結爲一個總的勞動戰線，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性的鞏固，我國各族人民友誼的鞏固，而結果便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新憲法的成立」。（「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七五二頁）

城鄉的資本主義分子消滅以後，國內的對抗的矛盾消滅以後，階級鬭爭的全部尖銳性就轉移到國際舞台上。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保衛機關，如斯大林同志指示的，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至於反對國內資本主義餘孽的鬭爭，那末，它是去克服過去底，與人們意識之落後于社會存在相聯系着的傳統和習慣。這是反對「資本主義學生的污點」，和這些污點的承擔者（他們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的鬭爭。同時反對資本主義餘孽的鬭爭，多是與反對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互相聯系的，因為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力量努力煽起這些資本主義餘孽，特別是對資產階級文化的五體投地，私有的與貪婪的傾向，民族主義的偏見，宗教迷信，不關心政治，無原則性，庸俗等這樣的資本主義餘孽。

★

★

★

馬列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給各國勞動者指明了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總規律性的基礎上，個別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是可能的。但這種特殊絕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鬭爭，關於工人階級和其政黨在為消滅資本主義和為社會主義勝利的鬭爭中的領導作用之基本原則。

現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在資本主義日益深刻的總危機和社會主義力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展開的。壟斷資本的統治，日益加強着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使群眾的窮苦困乏日益尖銳，引起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奴役的階級鬭爭不斷增長。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衡的、破產式的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導致了新的世界大戰，其結果帝國主義陣營更進一步的削弱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只有第一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蘇俄）掙脫了帝國主義的體系，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就有一系列的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國家掙脫了帝國主義的體系

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力量，在不斷地生長和鞏固，現在他們已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和反動的力量。工人階級在各處領導着反對資本主義的羈絆，反對殖民地的壓迫，反對帝國主義的新戰爭挑撥者的鬭爭，把非無產者勞動群眾團結到自己的周圍。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壯大和鞏固，對於勞動者的這一解放鬭爭有着最偉大的意義。在說明蘇維埃國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的解放鬭爭中的作用的特點時，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第一個勝利了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一國家之變為進一步發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為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槓桿愈快，那末，一系列的新國家之擺脫帝國主義的過程就會愈快和愈徹底。為反對資本而鬭爭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是依靠着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國際合作的。在這中間蘇聯乃是社會主義基本堡壘。

還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就預見到了個別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性。特別是列寧以例外的形式認為這是可能的：在大國之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各友隣小國的工人階級將容易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當發現資產階級的處境是沒有希望的時候。還在一九一六年列寧曾就這點說道：

「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爲了推翻資產階級和打退其反革命的企圖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有着很大的重要性，誰否認或只是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誰就不能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員。但也不能否認，在個別情況下，例外的，譬如在某一小國家中，在友隣的大國已完成社會革命以後，資產階級也有可能和平地讓出政權，如果他們深信反抗是無益的，而寧願保存自己頭顱

的話」。(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二二九頁)

但同時列寧警告說，沒有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剝削者不會沒有反抗地走下舞台的。承認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黨底唯一忠實的綱領。

在列寧的這些豫測中，着重指出大國中的社會主義勝利，對於友隣小國之間社會主義發展的頭等意義。從列寧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在這些國家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形式，是根據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的，而且是在友隣的大國中已體現了這一規律來決定的。因此，對於各小國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點，不能撇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去了解，而只能是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去了解的。由此可見，在某一國家中把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說成是一種民族自生自長的道路，是不與社會主義力量生長底總過程相聯系的道路，——這就是說，離開馬克思主義和轉到民族主義立場上了。

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存在於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之旁，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易于進行反對資本家地主政權的鬥爭，以及為建立人民政權的鬥爭。而在英美軍隊所駐在的國家裡，英美帝國主義者是起而援助反動勢力，而且阻撓人民群眾建立民主的秩序的。粉碎了德國及其盟邦並解放了中歐和東南歐人民的蘇聯，允許被解放的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幫助他們進行為人民民主，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鬥爭。

衆所周知，在這些國家中的舊的反人民制度破產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當權分子，以其在戰前時期的反動的內政外交政策，把自己國家推向了毀滅，而在戰爭期間，他們成了法西斯佔領者的幫兇。人民群眾反對德國法西斯羈絆的鬥爭，按必然性來說，乃是反對以往的統治階級和其腐爛透頂的反動

政治制度的鬭爭。

以往在這些國家中統治過的階級，在人民心目中已無絲毫信譽，而且不能指望有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爲人民所仇恨且與自己國內人民隔絕的剝削階級，不能夠獲得外來的軍事援助，因爲有着粉碎了德國的蘇聯，就保證了新民主國家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進攻。不是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並在，帝國主義國家是會組織武裝干涉，鎮壓這些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勢力的。希臘的例子証明了干涉者與國內反動派一道，用武力和血腥恐怖的方法，把違背人民意志的反動恐怖制度強加於人民，各新民主國家之避免了這一命運，這首先是由於強大蘇聯的援助，由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和民主勢力的增長。

南國領導者不懂得偉大社會主義強國和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對於新民主國家發展的這一決定意義，他們很爲自負，好像南國能夠單獨從法西斯佔領者之下解放了自己，好像它單獨能夠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沒有其他各國共產黨的援助，沒有各新民主國家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好像它單獨能夠抵擋得住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陷于民族主義泥潭的人們可以這樣想：與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隔絕的南國，能夠不致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在各新民主國家中，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在爲民主變革的鬭爭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同時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不是一下子和自流地建立起來的。在革命進程中，工人階級會不得不把一個個資產階級派別推下政權。資產階級政黨拚命地抓住政權，只是在廣大工人階級群眾和大部分勞動農民的壓迫下，他們才不得不交出一個個的陣地。因此爲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把廣大的勞動

農民階層吸引到了自己方面來，一步一步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了政權。

南國領導者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真理：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就不能夠在各新民主國家中建立起工人階級在為民主變革的鬥爭中的合作。南國領導者放棄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正是爬上了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

吸引農民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沒有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的保證是不可能的。很明白的，在各新民主國家中，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要實現大工業的國有化和在國民經濟中創立社會主義的成份是不可能的。衆所周知，實行工業國有化會遭到了各資產階級政黨的瘋狂反抗。大中工業的國有化，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和以幾次動作實現的。只有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才是贊成基本生產手段國有化的澈底的鬥士。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各新民主國家中的解放鬥爭，就會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階段，也就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條件。全部的事情就會只限於消滅封建主義殘餘以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工人階級是這樣一種力量，它把新民主國家的發展導向社會主義道路，它能夠吸引勞動農民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沒有工人階級，農民不能夠擺脫資本的羈絆，不能夠走向社會主義。

因此，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是人民共和國的力量和鞏固的保證，是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最主要條件。

南國領導者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政黨與人民群眾非黨組織的相互關係的學說。如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中指明的，在南國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這一切表現着

南國共產黨的取消主義傾向；這一切表現着在對黨的關係上復活了孟什維克主義傾向，企圖把黨溶化在非黨群眾中。南國領導者不是想有一個在與其他各國共產黨合作中爲建成社會主義而鬭爭的共產黨，而是想有一個盲目執行民族主義者的命令的民族主義組織。

新民主國家的勝利，是與共產黨的生長和鞏固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共產黨保證着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和新民主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方面，共產黨爲工人階級政治上組織上的團結一致的鬭爭，有着最重要的意義。衆所周知，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以及其他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由于右翼社會黨人叛賣政策的結果，不久以前被分裂了，從而削弱和分散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在一系列新民主國家中，爲工人階級政治上組織上的團結一致的鬭爭，已經帶來了巨大的勝利。在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拉夫，在馬列主義思想和政策的基礎上，進行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統一。在波蘭進行着統一各工人政黨的準備。事情是走向消滅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走向鞏固工人階級的團結，走向提高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和社會黨在馬列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統一，意味着克服了機會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而且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破產和列寧主義勝利的新的鮮明的證明。

人民民主國家之向社會主義發展，是按照階級鬭爭的規律，是用鎮壓剝削階級反抗的方法，是用侵入資本主義所有權關係的方法而完成的。被剝奪了政權的剝削階級，用一切方法力求推翻人民的政權，消滅勞動者的民主成就。同時他們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勢力用一切方法所鼓勵和援助。反動分子在自己反人民民主的鬭爭中，正採取怠工，陰謀，暗害，恐怖行動和破壞活動，因此，新民主國家

之向社會主義發展，不是排除，而是要採取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者反對剝削分子，反對人民共和國敵人的不調和的階級鬭爭。但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的南國領導者，否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鬭爭的尖銳化；他們從機會主義的方針出發；好像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鬭爭不是尖銳化，而是逐漸削弱。

新民主國家之向社會主義發展，不是要保存，而是要消滅剝削分子和任何人剝削人的現象。剝削階級存在一天，他們一天就有着經濟基礎，就能够壓迫依屬於他們的無產者階層，一直到他們實際上限制和剝奪了這些階層的民主權利。人民民主之轉變為在消滅了剝削階級基礎上的澈底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在這樣的時候，即是已沒有靠剝削別人勞動為生的分子，即是已沒有被迫向資本家、富農、商人、高利貸者叩頭的被剝削者。

絕大多數人之擁護人民政權，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是向社會主義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要實現這一可能性，就要非無產的勞動分子完全轉變到工人階級的觀點，即是轉變到社會主義立場上。

在各新民主國家中，還沒有克服了農民在經濟地位中的雙重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勞動者，一方面是有者。作為勞動者的農民，是以擺脫地主資本家的鬭爭的共同利益，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農民之力求保存自己私有者的地位，則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相矛盾。這一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因為工人與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鬭爭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這些共同利益，是克服這些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基礎。

但在各新民主國家中，也還有着對抗性的矛盾，因為在城鄉中還保存有剝削分子。與國家的、全民的財產同時存在的，有資本主義財產——企業主與商人的財產。這也是誰都知道的，在各新民主國家中所實現的社會改革，還沒有破壞了富農——這一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富農的反抗，隨着革命的改革之深入日益增長。富農是反動勢力在鄉村中的支柱。沒有對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這一資本主義階級是不能實現的，而改造他們却需要嚴肅的長期的準備工作。只有在限制資本主義分子上，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上作了長期的工作，只有由于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結果，才將為大批的農業集體化和在這一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準備好條件。

鞏固和發展民主改革，實現導向社會主義的手段，沒有反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堅持的與長期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依靠于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的，依靠于國民經濟中的經濟命脈的人民民主國家，是鞏固人民的民主成就和社會主義改革的主要武器。工農民主國家的鞏固，是各新民主國家中順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

共產黨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徹底的鬪士。共產黨的壯大和鞏固，擴大它與群眾的聯系，把群眾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是新民主國家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可靠的保證。

★

★

★

蘇聯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驗教導着，人民在道義上政治上的團結一致，是以階級鬥爭和消滅剝削者而達到的。在分裂為敵對階級的社會中，談不上統一的人民。資產階級政客之胡謔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民的團結一致，是指望掩蓋階級矛盾，和將社會之區分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永恒化起來。責備

馬克思主義者願意把人民分裂成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實際上保衛着剝削者對多數人的統治。馬克思主義沒有發明人民之分裂成階級，他們只是證明這一分裂是存在於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把社會的階級區分和階級鬭爭永恒化，而是指明消滅階級對抗的道路。走向人民在道義上政治上的完全團結一致，走向社會主義勝利，走向人民群眾完全擺脫任何社會和政治壓迫的道路，是通過對人民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劃分的承認，通過對工人階級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的承認，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階級鬭爭，通過非無產勞動群眾的生活習俗和意識底社會主義改造的。蘇維埃社會是世界上最第一個社會，在那裡，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在那裡階級的對抗消滅了，在那裡建立了擺脫剝削的工作者底友好合作和互助的關係。

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的思想，光輝地實現在俄國革命的發展中了。由于無產階級在人民群眾鬭爭中的領導作用，完成了導致沙皇專制制度顛覆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由于爲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這一革命粉碎了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權。由於無產階級和其列寧黨的領導作用，消滅了我們國家中的剝削階級，和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鬭爭，關於無產階級和其黨在爲人民事業的鬭爭中，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革中的領導作用的論點，是爲偉大的歷史生活經驗所審查過和證實過了。

（君達譯自「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四八年第十四期）

爲澈底克服右傾與民族主義傾向而鬪爭

——波蘭工人黨總書記貝魯特關於波蘭工人黨
中央委員會九月全會的總結報告摘要——

對我黨有害而危險的，存在於我黨領導方面的危機狀態已繼續三個月了。我黨政治局曾致力於克服這一危機，以便挽回我黨領導機關在組織上的團結與思想上的統一。黨中央七月全會，曾對我黨領導機關危機的思想根源給予了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估計。在當時，中央全會的參加者們便已清楚知道，我黨底部份領導者，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問題上，在對於工人運動歷史傳統之估價上，及從這一估價出發，在確定我黨今後領導路綫，及統一與各工人政黨這一主要問題相關聯的我黨底當前迫切任務上，存在着嚴重的思想動搖。

黨中央的七月全會，總書記哥穆爾卡同志根本沒有參加，但他底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正是造成我黨領導方面危機的原因。由于哥穆爾卡同志的缺席，曾使得黨中央七月全會無法研究危機的各種因素，甚至無法指出這一危機的嚴重程度，無法通過各種必要的政治決議與組織決議，以便在危機的初步階段即將其迅速撲滅。然而不僅全會的參加者，而且黨的全部積極份子，並經由積極份子而使全黨都了解了黨中央七月全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指示之重要意義。

七月全會的指示使我黨積極活動起來，幫助提高了黨的工作水平。可是哥穆爾卡同志及部份由于持有錯誤觀點與對哥穆爾卡同志抱有某種程度上的個人同情，因而妨礙了自己了解七月會議工作的思想意義，了解必須使黨成爲在思想上更有戰鬥力的黨，以便同動搖，同錯誤觀點，同企圖鑽進我黨的敵對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作鬭爭的同志們，沒有立刻了解黨七月全會的決議與指示，這也是事實。

唯其如此，所以在最近一次黨中央全會的議事日程上，遂將同我黨領導機關中右的民族主義傾向作鬭爭的問題，將分析這一傾向的思想根源及克服這一傾向的方法問題列爲會議底主要議題。

在革命政黨中那些未被及時克服的，隱瞞着黨或公開進行頑抗的思想動搖與思想錯誤，總是不可避免地要發展成爲脫離黨的基本路綫，發展成對黨與工人階級的嚴重危險，被階級敵人利用，使之變爲反黨的工具，以削弱黨的力量；如此舉得逞，則進而使黨離開其原來所走之道路，這是常有的事。因此，我黨政治局及最近一次中央全會認爲，必須將我黨領導機關內存在右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問題，毫無遺漏地全盤地向黨提出，以便用全黨的共同努力完全、徹底克服這一傾向。

早在一年以前，九國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成立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時候，哥穆爾卡同志，由于對當時國際形勢估計不足，即曾表示出動搖。僅僅在同志們與政治局的壓力下，他才放棄了自己的立場，但仍抱着懷疑與保留的態度。政治局在黨中央全會上，於自我批評地評判自己對於當時這一思想動搖所採取之態度時，指出它當時沒有採取足夠明確與堅定的立場對待這一思想動搖，指出這些分歧在當時是被掩蓋起來了，而沒有予以徹底克服。

因此，當南共黨內產生了把黨推向錯誤道路的嚴重危機時，哥穆爾卡同志的思想動搖便更明顯地暴露了出來。

毫無疑問，南斯拉夫事變的發展，曾是促使哥穆爾卡同志在我黨六月全會上發表演說的原因。

列寧對於波蘭工人運動的評價

我國工人運動底歷史，乃是在與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底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直接聯系下發展起來的。而哥穆爾卡同志在報告中對於我國工人運動所作之非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的評價，對於我黨整個領導機關說來，正像晴天霹靂一樣的突如其來。列寧會以其特有的深刻的洞察力注視波蘭革命運動的發展，曾自我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中——成績與錯誤中——取得不少的結論與教訓，這些結論與教訓都會經過詳細的審查而總結在他的理論著作中。他對於波蘭工人運動中的各個派別均給予了批判性的評價，這些評價無論就其深刻性與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說，都是無與倫比的；他指出了盧森堡宗派主義理論的思想根源，而這種理論乃是曲解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雖然還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波蘭社會民主黨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的；他無情地揭露了當時波蘭社會黨右翼底沙文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真面目，指出當時波蘭社會黨右翼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可以說，在列寧的政治論文與理論著作中，對任何一個革命運動的隊伍都沒有像對波蘭革命運動這樣，作過如此詳細，如此全面的研究與分析。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列寧對於我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們很熟悉，他在代表大會與黨的國際代表會議上會與他們不止一次地會過面，聽到過他們

的發言，在十數年間注視着他們的言行。所以直到現在，除了列寧著作中對我國工人運動及其傳統所作之評價外，便再也找不到有較此更爲深刻，更爲合乎歷史唯物論方法的評價了。

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在六月全會上的報告，乃是有意識地修正列寧對我國工人運動史的評價，其修正方法，就是把民族解放鬥爭與階級鬥爭完全分開。哥穆爾卡同志對於政治局全體委員所提出的論證，不去作認真的討論，而僅以聲明辭去黨的總書記一職來回答。僅僅在經過尖銳的批評以後，哥穆爾卡同志才在黨中央最近一次全會上作了內容較爲廣泛的發言，中央全會認爲這一發言，乃是哥穆爾卡同志對其迄今所採取的根本錯誤立場試圖進行重新審查的一種表現。

在哥穆爾卡同志的許多評論中，對於波蘭工人運動歷史的全部評價都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對於波蘭獨立這一根本問題，他說這是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沒有聯系的。然而波蘭工人革命運動，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已爲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的；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並奪取政權。而在這些鬥爭中，不僅遇到了資產階級底兇惡抵抗。而且也遇到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活動的代理人——主要是波蘭社會黨右翼底尤爲瘋狂的抵抗。波蘭社會黨所提出的獨立口號，對於波蘭社會黨中與畢爾蘇斯基分子有密切聯系的右翼領導者說來，和對於參加該黨的工人與該黨左派說來完全是兩回事。在右翼領導者們看來，這一口號乃是分裂工人運動，反對進行工人運動的革命階級達到其目的，而保護資產階級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取得自己的國家，那怕這個國家是殘缺不全，是依附於曾經參加瓜分波蘭之各國的，從鞏固地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權的觀點看來，也是有意義的。波蘭社會黨右翼根據資產階級底

這些基本目的，遂力圖將革命運動的發展僅僅限制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階段——即限制在爲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建立基礎的階段，在這一範圍內，工人階級可以較爲廣泛的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口號，而這主要是在議會鬪爭策略範圍以內。在波蘭工人運動中，兩個原則上對立的派別所提出的目的與任務，就是有着如此的原則區別的。

但哥穆爾卡同志却將波蘭社會黨這一非列寧主義的爭取獨立的觀點「作爲兩黨合併之思想基礎」。

由於哥穆爾卡同志在關於國家獨立問題的意見中，缺乏革命的與階級的立場，及其對於自己錯誤思想的固執，遂使他抹煞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勝利對於波蘭獨立的決定意義。哥穆爾卡同志對於政治局決議草案的答覆是：「我不同意這種關於波蘭社會黨獨立觀點業已破產的說法，因爲這裡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究竟誰的觀點勝利了。」關於這一問題哥穆爾卡同志的回答如下：

「波蘭社會黨底獨立觀點，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並沒有破產，而是在一九一八年就勝利了。這完全不能因爲波蘭獲得獨立是由於俄國革命及歐洲革命運動的結果這一事實，而有所變更。」

像這種煩瑣哲學式的說法，在哥穆爾卡同志當時的許多言論中是汗牛充棟的，這證明他已陷入非常危險的公然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境地。

爲爭取人民的波蘭而鬪爭的波蘭工人黨

顯而易見，在希特勒準備進攻歐洲，在這種進攻正在威脅着波蘭的時期，波蘭共產黨應當提出保衛波蘭獨立的口號，而且它正是這樣作了。在這樣的時期，階級鬭爭問題本身也要發生原則的變化。就是要建立全民陣綫，以便與企圖迫使各弱小民族服從於自己意志的帝國主義強盜作鬭爭。當此戰爭已經變成反對當時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強盜的，正義的民族戰爭時，波蘭工人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正是採取了這樣的立場。

波蘭工人黨一方面站在民族解放鬭爭的最前列，一方面即將爭取波蘭解放的鬭爭與爭取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鬭爭聯系起來，作為人民代表機關的邊區人民會議之建立，就是這種鬭爭的表現。

在為建立邊區人民會議及地方人民會議形式的政權而鬭爭的時期，我們會特別成功地使波蘭內部城鄉勞動大眾的力量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成長為武裝力量的蘇維埃國家底革命力量進行合作。正是由於這種國際革命力量的合作，在波蘭以及其他國家，稱為人民民主的特殊政權形式才得以建立起來。毫無疑問，這種力量是帶有階級性的，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是帶有階級性的，因為這種政權是以領導廣大勞動人民（首先是貧農與中農）陣綫的工人階級為盟主的。在建立邊區人民會議時期，我黨內部某些同志對於階級力量的實際對比，特別是對於這些力量在爭取政權的鬭爭中與蘇聯武裝力量合作的意義是估計不足的。我們不能把蘇聯的武裝力量僅僅看作是軍事同盟國的力量，而應看作是革命的解放的力量，是階級盟友的力量。

對於階級力量對比沒有足夠的估計，就會造成思想動搖，正如黨中央全會決議第五項中所指出的

，這種動搖即表現在企圖曲解邊區人民會議的涵義上。

這一思想動搖的特點，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我黨中央機關報「自由論壇」上，經哥穆爾卡同志的同意而發表的濱考夫斯基所著「我們的立場」一文中；最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在這篇說明黨於波蘭解放前夕，關於政權這一基本問題的立場的文章中，完全沒有邊區人民會議的概念。在波蘭解放前夕，在爭取政權鬪爭的決定關頭，我們可以看到該文作者顯然把希望寄托於充作反動陣營政治支柱的各種政治集團——以米柯拉茨科為首的農民黨右翼與農民黨中央委員會。（它是以破壞邊區人民會議為目的而召開的倫敦代表會議的副產物。）所有這一切，只能是機會主義的放棄爭取以工人階級為盟主的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鬪爭口號，只能是在決定關頭，企圖離開人民軍隊的核心與領導者，邊區人民會議底領導者——我黨所組織與領導的鬪爭前綫，而絕不能是其他。

當着勞動人民大眾依靠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國家政權，準備建立新的革命法律時。該文作者却在說服反動派相信憲法形式之必要；而這種形式只會保證米柯拉茨科的統治的。在當時，我黨機會主義者們所看到的出路是什麼呢？讓我們來讀一讀下面一段話：

「必須施以壓力，使那些不受人民支持，執行違反波蘭基本利益政策的人，離開其非法獲得的最高職位（如總統，軍事統帥）；就是說，必須根據波蘭民主底要求改造政府……」。

總而言之，就是以撤換總統與統帥的辦法來改造反動的倫敦流亡政府，以便保持米柯拉茨科，克瓦濱斯基及其他死心踏地忠實於農民黨反動領袖的份子們底陣地，這就是我黨右翼集團在為國家政權而鬪爭的時期所提出的整個機會主義綱領。而這一綱領是沒有遭到哥穆爾卡同志的反對的。

我應當聲明，這一所謂「我們的立場」並不是我黨的立場，而是我黨右翼集團的立場。因為在這時期，黨在全國建立了地方人民會議，組成了新的人民軍隊，以群眾鬥爭與進行下層組織工作的方法，而不是以聯合「上層」的方法鞏固了工農聯盟的勝利。我黨充滿信心與信念地準備了爭取國家政權的鬭爭。下層組織中沒有一個人對於勝利是懷疑的。那末，爲什麼我黨當時的領導機關中受到哥穆爾卡同志庇護的機會主義集團竟找到了另外的道路呢？我想可以簡單地指出兩個基本的原因：

第一、這是由於對工人階級底力量估計不足，對於在我黨領導下同佔領者進行鬭爭的戰火中生長並鞏固起來的工農聯盟的力量估計不足的結果。

第二、這是由於不了解蘇聯底社會解放意圖實質的結果；他們不了解這種社會解放意圖乃是根據聯共（布）黨的思想原則，根據聯共（布）黨在各國民主力量底國際反帝鬭爭戰綫中的作用而產生的。我們認爲，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沒有澈底了解，不了解它一貫是聯共（布）黨的指導原則，不了解正是這些原則決定聯共（布）黨今日要在反帝的國際鬭爭戰綫中起先鋒作用，這也是哥穆爾卡同志思想動搖的根源之一，因此我黨才給予他以公開的批評，其目的，在於幫助哥穆爾卡同志及一切對上述各點未清楚了解的同志，克服他們因對上述各點不了解而產生的思想動搖。

在進行此種批判性的分析時，同樣不能忽略其他某些，如中央全會決議中所已指出的，逐漸成長起來，致使哥穆爾卡同志走向脫離我黨基本路綫的右的民族主義傾向的錯誤立場。使哥穆爾卡同志發生思想動搖，抗拒情報局決議中關於說明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使貧農、中農擺脫投機份子與資本主義成分剝削的思想綱領，這一部份之原因何在呢？

促使他採取此種立場的原因，乃是無可懷疑的機會主義傾向，即逃避同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行鬭爭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如果不進行此種鬭爭，就不可能進一步勝利地向社會主義邁進。

這種機會主義傾向，在哥穆爾卡同志最近一個時期所發表的，關於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合併問題，關於兩個工人政黨合併之方法問題的言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貫穿所有這些言論的錯誤思想，就是認為實行兩黨合併，可以不排除波蘭社會黨部份老幹部中與不久以前的B·P·H有聯系的，在思想上與之相勾結的右翼份子，可以不同敵對的思想影響進行尖銳的鬭爭。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乃是未被徹底克服，而又死灰復燃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再現，對於這種思想，我黨過去曾經進行過，而且將來也還必須繼續進行不可調和的鬭爭。

哥穆爾卡同志錯誤的根源

我們已經說過，哥穆爾卡同志底錯誤，正如中央全會決議中所指出者，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系列的右傾民族主義性質的觀點表現，雖然這些錯誤本身有着內在的矛盾。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追問，這些錯誤的根源何在？這些錯誤是怎樣生長起來的？為什麼它們恰巧在最近幾個月內全部暴露了出來？

在哥穆爾卡同志的思想中，最危險的東西就是不可克服的民族狹隘性與地方觀念，這些東西縮小了他的政治視野，使他看不見在目前時期民族要求與國際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系，結果遂使他得出了錯誤的，在實際上非常有害的政治結論。

因此，在他對波蘭工人運動的估計中，便產生了一種把爭取獨立的鬭爭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分開的傾向，因此，便產生了他對人民民主本質及其變化之不正確了解，而跌落到什麼介乎自由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特殊『中庸』的立場。

因此，正如決議中所說，便產生了隱匿下述事實的傾向，此即波蘭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有其自己的某些特點，但它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之一種，而絕非其他。它之所以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之一種，乃是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已先獲得勝利，而我們的道路，則是依據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考慮到波蘭所處新歷史時期的各種可能性及其歷史發展之特殊條件的。

因此，便產生了他對於聯系人民民主國家與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關係之實質的不了解，他了解它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他不了解人民民主國家與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是和人民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有着根本區別的。

因此也就不了解，為保衛國家主權免受美帝國主義及其德國代理人之擴張威脅而鬭爭的實質。這些錯誤的產生，是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抱有根本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是因為他在農民問題上抱有根本錯誤的機會主義立場。這些錯誤與發生於南斯拉夫的，因未遭到反擊以致完全蛻化了的同類現象有着如此驚人的相似。

這些現象之相似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是自同一的根源中生長出來的。

這些錯誤為什麼在最近才表現出來了呢？其原因何在呢？

當我黨將全部鬭爭集中於反對經常公開要求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的反動的法西斯力量時，在哥穆爾卡同志的觀點系統中，並沒有暴露出他潛藏的機會主義思想。在那一時期，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對黨是建樹過不少功績的。但當反動的法西斯的基本力量已被擊潰，波蘭人民民主已進入其發展的一次一階段時，當資本主義投機分子利用我國戰後困難與鄉村的貧困，而漸趨鞏固與增強起來時，一個新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的力量——澈底的民主力量，亦即工人與勞動農民的力量，這是一方面，與另一方面城鄉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便開始出現。這時，在議事日程上便提出了與資本主義份子、特別是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進行尖銳的階級鬭爭的問題。於是在哥穆爾卡同志的戰鬭立場上，便開始出現了裂縫。暴露出他思想上的軟弱性。毫無疑問，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南斯拉夫事件就是最清楚的明證），如決議中所說，存於人民民主制度中的資本主義力量與反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便日益明顯地上昇到了第一位。

資本主義勢力總企圖「凝固」現存的階級力量對比，以等待更有利於自己的時機，總希望在人民民主制度條件下，穩固地保有它那怕是現有的一點使資本主義成分存在的可能性，指望資本主義成分能堅持下去，指望從小商品經濟中再生長出一些資本主義力量，最後，指望從外面得到盡可能的援助。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則力圖以排擠與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的方法，使社會主義成分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至於貧農與中農呢，他們則希望擺脫富農的剝削，擺脫鄉村土豪對他們的重壓，希望促進工農聯盟的更加鞏固。

在這種情況下，我黨右翼集團過去潛伏着的機會主義思想，那種和緩階級鬭爭，爲富農，爲其實行經濟擴張，從而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其實行政治擴張的天然要求創造便利條件的傾向，遂暴露出來。

正如工人運動底多年經驗所告訴我們的，機會主義通常是與民族主義，主要是「社會民族主義」携手並進的。在我國的情形恰巧就是如此。在我國，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瓜葛關係，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因爲它利用了我國未經耕耘的民族主義成見的肥沃土壤，利用了被階級敵人所竭力煽動的反對俄羅斯人的與反蘇的情緒。

由于全世界帝國主義陣營與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力量的消長，目前較任何時候都更形劇烈，所以對蘇聯的關係已成爲檢驗對國際主義忠實與否，對社會主義事業忠實與否的試金石，同時也是保證我國獨立主權的唯一堅固的支柱。

無論是機會主義也罷，民族主義也罷，都是與資產階級妥協或與資產階級靠攏的同一階級內容之各種不同表現形態。

一九一五年，列寧在其與臭名昭彰的孟什維克波特列索夫的論戰中曾寫道：

「機會主義與社會民族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共通性與血緣關係，這是毫無疑問的。……」

「……社會民族主義從機會主義的基礎上生長起來，而且正是後者給予了它以力量。……」

「其中或許個別人還老老實實地認爲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但是評判一個人，並不是根據他怎樣想的，而是要根據他的政治行爲，但是這些所謂「國際主義者」們，因爲他們並不是機會主義底堅決徹底的敵人，所以他們的政治行爲一貫是幫助或支持民族主義派的。」

在這幾句話裡表現了何等天才的洞察力，對於我們又是具有何等深刻的現實意義！

我們是否想到，要應用列寧的這些話去分析鐵托的空洞虛偽的「國際主義」詞藻呢？

是否應當把對於這一問題的實質了解作為全黨的警號呢？

是否應當動員全體黨員，動員一切忠實於我國工人運動優良傳統的人們從事於堅決的鬭爭呢？

毫無疑問，曾經多次證明自己是忠實於工人階級，忠實於工人階級利益及其理想的我黨全體同志一定會克服這種危險。

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在中央全會第三天的會議上所採取的自我批評態度，將在這方面予黨以幫助；因為這種態度證明哥穆爾卡同志在中央全會尖銳而公開、誠懇的批評影響下，已了解到必須對自己迄今所採取的根本錯誤立場進行重新審查。

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黨更加鞏固起來

在九國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後，哥穆爾卡同志底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動搖性更其加強，但與之相反，黨中央委員會與黨則發展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保衛了波蘭工人黨底馬克思主義思想原則，鞏固了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系。

由于我黨採取此種正確路線的結果，使得黨的威信在人民大眾，首先是在工人階級中大大地增長了，這在職工會和工廠管理委員會的選舉過程中已經表現出來；在農民群眾中，黨的威信亦大有增長，這在合作社機關的選舉中已經表現出來；此外，人民大眾對我黨信任的增長，在我黨黨員數量的增

長上也可以看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在檢討我黨建設中的右的民族主義傾向中，不同時對自我黨政治局開始直到我黨各級領導核心所存在的嚴重缺點與錯誤進行自我批評，那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原則。

必須指出，我黨領導機關對於哥穆爾卡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在其未形成傾向以前，未給以足夠有力的回擊。

我黨經驗充分證明了十個月以前情報局宣言中所述及的下列命題的正確性，即「目前工人階級底主要危險是對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與對帝國主義陣營力量的估計過高」。

黨中央委員會對於農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小商品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力量增長的對比沒有給予分析，結果在黨的政策中便缺乏明確性。黨中央委員會對於在各級黨組織中不斷出現的關於上述三種成分可以和平而無鬪爭地共存共榮的機會主義思想，也沒有給予足夠的反擊。因此，黨的領導機關對於個別忽視鄉村中日益尖銳的階級鬪爭之現象，對於忽視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正在增長這一事實的現象便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其結果，必然會使黨的組織喪失革命前途，削弱其在某些環節中的階級戰鬥力，而產生出一種熄滅階級鬪爭的論調。

此外，黨中央委員會服從右傾與機會主義傾向，隱匿鄉村階級矛盾的明確表現，就是對一切農民規定了統一的使用機器庫機器的價格。結果便曲解了機器庫保護缺地、缺工具的農民不受鄉村富豪剝削的本來意義。

像這種毫無階級區別的現象，在號召農民互相幫助的問題上也存在着。

最後，黨的領導機關對於向解放了的土地上移民的政策原則也是毫無批判態度的，結果使富裕的農民在移民運動中佔了優勢地位。

黨的領導機關，對哥穆爾卡同志底各種右傾民族主義錯誤，首先是對他企圖攔斷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之間的道路的傾向所持之容忍態度，及其因此而產生的對人民民主發展中階級鬥爭尖銳化事實的機會主義的隱蔽，曾給予了黨的實際工作和黨員的教育工作以極壞的影響。

在向黨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方面的工作作得太少，太不夠了。在人民波蘭存在以來的整個時期內，我們沒有作任何具體工作，來向黨介紹社會主義農村生活，使其了解集體農莊建設的真實情況，並武裝黨去回擊那些企圖曲解蘇維埃鄉村情況的反動派底臆造。

我們很少向黨介紹馬克思、列寧思想的成就，我們的出版工作在這方面太薄弱了。特別是在研究聯共黨史，在研究聯共（布）黨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先進作用方面是很落後的。

由於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工作的薄弱，遂使黨對於黨員知識份子中間的思想混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對文學、藝術、科學問題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這在「鍛冶場」文學雜誌中可以看出得很清楚。這就阻礙着我黨向文化戰線的進軍，影響着我們高級學府的工作，可是在我們高級學府的工作中，特別是在人文科學方面，非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的偏見仍壞有完全的統治地位。

對於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錯誤採取容忍態度，結果使我們在關於黨的作用問題上也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黨的領導機關沒有進行足夠有力的鬥爭以反對毫無批判地廣泛吸收黨員的傾向，這就說明我們對於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忽視。列寧的這一基本原則就是：黨乃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的集

合體，黨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由於在吸收黨員時忘記這些原則與缺乏警惕性的結果，遂使黨內混進了大量異己分子，以及視黨證為謀取其某種利益之工具的自私自利分子。

造成這些缺點的根源，就是對黨及黨的各級組織在進行波蘭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造中的領導作用認識不足。

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工作中存在一種壞作風；黨的領導機關不僅是脫離黨的積極份子，而且是脫離黨的中央委員的，各級黨的組織工作缺乏黨委制，對於選拔幹部的工作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對於職工會底銜接黨與工人階級的輪帶作用估計不足。

如果我們最大煩惱的問題，是幹部的經常奇缺的問題，那末幹部缺乏的根源，就正是上面所說存在於我黨生活中的各種壞現象，因為列寧主義的基本真理就是：「作為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的黨，乃是培養能于領導整個階級一切組織形式的工人階級領袖之最好學校」（斯大林語）。

大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不會對黨有害，而且相反，會從思想上鞏固黨，如果隱瞞或掩飾錯誤，那才是真正地削弱黨的力量。固執錯誤立場就會造成嚴重危險，如果不同這種嚴重危險作鬥爭，結果就會造成最嚴重的危機，造成不僅對黨而且對於國家的巨大而不可彌補的損失。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底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這種嚴重危機的例證，它給予了南斯拉夫人民以不可彌補的損失，破壞了南斯拉夫與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思想與組織上的聯系，而鞏固了帝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野心。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否認與其共同參加情報局組織之各黨，對其錯誤進行批評的權利

，因此就脫離了國際組織的思想監督，而將自己置於該組織之外。黨中央七月全會會分析了南共的情況，說明南共錯誤的性質，斥責了南共領導者在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日益加強的條件下，分裂反帝的革命鬥爭統一戰綫之行爲。其後，南共領導者會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其目的完全是爲着攻擊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而對一切出面反對南共領導者底此種危險政策的南國活動家們，則又以恐怖，鎮壓，暗殺的手段，迫使他們保持緘默。南共領導者們妄稱：南共是最好，最革命的政黨，它將較其他任何國家更快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它現在並沒有犯錯誤，而且過去也從未犯過錯誤，它不能容忍任何人的批評。像這樣的黨還有沒有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氣味呢？一點也沒有。它所有的，只是對參加情報局組織之各國共產黨的敵視態度，而不是與它們之間的思想上一致。拒絕在國際思想組織範圍內進行列寧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結果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拿我黨最近一次中央全會爲例來說吧，我們可以深信，對於錯誤進行公開、誠懇地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提高黨底思想力量的正確有效辦法。由於這種公開、誠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黨在同我黨領導機關底思想動搖進行鬥爭中獲得了勝利。公開、誠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曾幫助我黨領導機關大大提高了黨的政治、理論與思想水平，鞏固了並在經驗上豐富了黨的領導機關；而且毫無疑問，又以同脫離我黨基本路綫的危險作鬥爭之偉大經驗豐富了全黨，提高了黨底戰鬥力與黨底警惕性，使黨的幹部都活躍起來，並大大加速了反對異己思想影響的鬥爭進程，加強了黨的團結與提高了黨的威信。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右傾傾向。爲達此目的，我們動員了全

黨的力量。同樣，在我們反對那會給我們的成就帶來致命威脅的右傾民族主義傾向同時，我們也不容許使錯誤的狹隘的左傾思想復活。

我們大家都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來愛護波蘭工人黨底寶貴的思想成就，愛護黨在反對侵略者鬭爭時期的光榮的優良傳統，愛護黨在建設人民波蘭之基礎的時期進行創造性工作的光榮、優良傳統，因為在這中間，我黨成千成萬的黨員曾付出了血的代價，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勞動。

我黨是重視自己的領導者，重視他們對於全黨工作與鬭爭的貢獻，而且是信任他們的。但是黨之所以重視他們信任他們，僅僅因為他們是黨與工人階級底指導思想之執行者。黨總是把對革命思想的忠實，對一切企圖鑽進黨內來的敵對影響之警惕性，擺在高於對個人的愛戴的，而這也就是我黨底力量所在，因為它不是將自己的整個工作建築在領袖主義基礎上，而是把黨的積極份子與全黨群眾底集體的努力提在第一位的。

我們同右傾、民族主義傾向進行鬭爭並不是容易的，因為我們是在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與階級敵人瘋狂迫害的夾擊條件下進行的，而且這種階級敵人在自己的反共運動中總是採用着最煽動民心的、最有毒的沙文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理論的武器。雖然有這樣許多困難，但我們深信，鬭爭的結果，將使黨較諸以往更鞏固更團結，在思想上更好的武裝起來，在反對機會主義影響的鬭爭中顯得更有鋼鐵，而在政治上也更成熟，使它能夠實現工人階級之統一，能夠完成建立統一的工人政黨之任務。

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波蘭而鬭爭

黨中央全會曾指出了工人階級、貧農、中農進行鬭爭的具體道路，以便限制資本主義成分對鄉村勞苦人民階層的剝削，給鄉村絕大多數人民以各方面的幫助，而剝奪富農在鄉村的優勢。

黨中央全會曾製定了各種具體方策，以便在農村生活的各方面達到下列各項目的：此即保持穀物底足夠高的有利價格，實現正確的稅收政策，並在鄉村中實行有階級觀點的正確的信貸政策，擴大與改組機器站，以便使其首先服務於那些最需要幫助，亦即最缺乏工具的農戶；大量發展鄉村農民互助聯盟合作社，改進村合作社底工作並使其民主化；整頓與革新鄉村各級經濟、行政機構。

毫無疑問，實現黨中央全會的這些決議，就可以大大提高農民大眾的積極性，使他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地位，並在限制鄉村資本主義剝削的鬭爭中順利地對抗鄉村富豪，提高自己的物質、文化水平。

黨中央全會更加發展了七月會議的決議，使黨在農村生產合作社問題上的立場更明確化了，對存在千農民大眾中間的，關於該問題的各項懷疑都給予了具體的回答。

黨中央全會明確指出，在農村中，由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的過程是長期的過程，根據黨的意見，這是唯一能真正迅速發展農村福利，消滅鄉村貧困與資本主義剝削的方法，同時，又警告大家防止在這方面的一切急性病，指出在這方面的急性病就等於冒險。

黨中央全會極力強調組織生產合作社的絕對自願原則，並聲稱，一定要進行最尖銳的鬭爭，反對違反這一原則的一切可能的企圖。毫無疑問，黨中央全會對於發展農村生產合作社問題的說明是極明確的，而且將大大幫助我們撲滅階級敵人對該問題進行混淆黑白、播弄是非的一切企圖。

黨中央全會用了四天的工夫，對於依靠整個民主聯盟底行動統一而領導波蘭勞動大眾的我黨所經歷之道路，進行了總檢討。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的指導思想，就是人民波蘭的向新社會制度發展的思想。這種新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鞏固工人階級的國際聯系

在勞苦大眾底粗野的日常生活中，蘊藏着人類的全部創造力，蘊藏着偉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先進的人類社會思想之偉大代表者們，都曾經從這種創造力的源泉中吸取了革命的鼓舞力量。那經過馬克思、列寧底天才智慧的創造，已經變為偉大的社會綱領，而現在又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偉大天才領袖與聯共（布）黨的領導者——斯大林大元帥所領導並加以豐富了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也正是從這種創造力的源泉中產生出來的。

我黨所領導的波蘭工人運動，在同專制帝王，同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同希特勒的野蠻侵略進行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已經變得這樣成熟這樣有力量使它能夠領導城鄉勞動大眾的廣泛的社會運動，這一運動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各個民主政黨聯盟。在與佔領者進行英勇的決死戰鬥中，我國勞動人民曾獲得了蘇聯人民軍隊獻身的兄弟幫助。由於這種幫助，使會遭希特勒侵略者破壞蹂躪的波蘭獲得了自由，而人民大眾則正在以不知疲倦的勞動建設着新的波蘭。這一建設底計劃，將由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思想——馬列主義底忠實堅定的表達者，即各個工人政黨的共同努力，同時又依靠民主集團內各政黨底政治聯盟與幫助而製就。

利用了波蘭工運發展底八十年來的經驗，世界工運百年鬭爭的經驗，勝利的俄國革命底經驗，蘇聯三十年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根據着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統一，波蘭工人階級底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政治統一正在完成着。

統一的工人政黨將負起其對於波蘭人民未來命運的歷史責任，並保證其未來的繁榮。它將鞏固地團結民主集團底力量，保證波蘭獲得其在世界進步民族中所能佔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依靠於工、農、知識分子聯盟（其政治代表就是民主集團），它能夠，也只有它才能夠保證波蘭勞動人民底日益增長的幸福生活。

但是，我們一分鐘也不應滿足於既得的成績，因為我們迄今所達到的成就，只是實現波蘭人民所面臨的偉大任務及其偉大目標之開端。

作為未來的統一政黨之主力的我黨，現在既能領導着波蘭勞動群眾在馬列主義底旗幟下勇敢前進，它也定能很好地、勝利地完成其歷史任務。

（伊真譯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



什維克黨
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

1949.2. 初版4000冊

基本定價 240元